尚書正義

宋槧尚書注疏廿卷末有紹熙壬子三山黃唐題識稱六經疏義自京監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亂覽者病焉本司舊刊易書周禮正經注疏萃見一書便於披繹云云是合注於疏自此本始十行本又從其後但十行本板至明猶存世多傳本此則中土久亡唯日本山井鼎得見之載入七經孟子考文顧廣圻書在海外經師徵引疑信參半今予至日本見森立之訪古志有

此書竭力搜訪之乃聞在西京大坂人家
囑書估信致求之往返數四議價不成及
余差滿歸々
國道出神戸親來摘東至大坂物色之其
人乃居奇不出余以爲日本古書有所見則
必得況此宋槧正經正注爲海内孤本安辭
失之留此遺恨幸歸裝尚有餘金遂破慳
得之同行者皆待于神戸而遲余何自入大

叙及携書歸來蕘圃登舟莫不竊笑

癖而且癡而余不顧也書凡裝十冊缺二

冊鈔補之是以京書新募字體行款毫

無改易因不害為全書也光緒甲申四月廿

五日神州舟中桃鐙記宜都楊守敬

黃蕘跋是錯遵壬子七經孟子考文札記校跋載此

跋誤遵為興阮氏校刊記遂謂合隨於注在

南北宋三朝又為山井鼎所誤此附訂於此

臣維等言臣等先奉

勑校勘五經正義今已見有成堪雕印版行用者伏以

三才分而 書契肇啓六籍著而學校斯興由是體國

辨方必宗乎典禮修文立教實本於膠庠則郁郁乎

文於周爲盛矣後曁法偵挾書復時經戰國或年祀

遠而篇簡爛脫或師徒衆而傳授差訛存歷朝錯綜

之文雖具陳解說在羣儒講 之旨亦互有異同爰

自貞觀中國子祭酒孔穎達等

隨經析理去短從長用功二十二[illegible]成一百八十卷自是至此三百餘年講經者止務錯文應舉者唯編節義苟期合格志望策名出身者急在干榮食祿者多忘本業一登科級便罷披尋因循而舛謬漸滋節略而宗源莫究伏惟

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陛下

道高貫日

德邁重瞳

武暢遐陬

文加異俗

舉前朝之隆典

正歷代之舊章

崇儒雅之風三王郤軫

闡詩書之教兩漢厚顏臣等謬以寡聞幸塵華貫積

奉窮經之寄曾無博古之能必遴覃精寧周奥義今

則遂部名詳於訓解寫本皆正　爲之

昌期難興之教既釋不刊之典
永代之規儻今雕印以
頒行乞降
絲綸之明命干犯
旒冕臣等無任戰汗兢惶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
請以
聞臣維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端拱元年三月日勘官承奉郎守大理評事臣秦奭等上表

勘官徵事郎守大理寺丞柱國臣軒輗節

勘官徵事郎守太子右贊善大夫臣胡令問

勘官承奉郎守太子右贊善大夫柱國臣解貞吉

勘官承奉郎守殿中丞柱國臣胡迪

勘官朝奉郎守國子毛詩博士柱國賜緋魚袋臣解損

勘官承奉郎守國子禮記博士賜緋魚袋臣李覺

勘官承奉郎守國子春秋博士賜緋魚袋臣袁逢吉

都勘官朝請大夫守國子司業賜紫金魚袋臣孔維

上五經正義表

臣無忌等言臣聞混元初闢三極之道分焉醇德既醨六籍之文著矣於是龜書浮於溫洛爰演九疇龍圖出於榮河以彰八卦故能範圍天地埏埴陰陽道濟四溟知周萬物所以七教八政垂炯戒於百王五始六虛貽徽範於千古詠歌明得失之跡雅頌表廢興之由寔刑政之紀綱乃人倫之隱括昔雲官司契之后火紀建極之君雖步驟不同質文有異莫不

開茲膠庠崇以典墳敦稽古以弘風闡儒雅以立訓
啓含靈之耳目贊神化之丹青姬孔發揮於前荀孟
抑揚於後馬鄭迭進成均之望鬱興蕭戴同升石渠
之業愈峻歷夷險其教不墜經隆替其道彌尊斯乃
邦家之基王化之本者也伏惟
皇帝陛下得一繼明通三撫運乘天地之正齊日月
之暉敷四術而纘俗經邦蘊九德而辯方軌物御紫
宸而訪道坐玄扈以裁仁化被丹澤政洽幽陵三秀

六爻之祥府無虛月集囿巢閣之瑞世不絕書照金鏡而泰階平運玉衡而景宿麗可謂鴻名軼於軒昊茂績貫於勳華而垂拱無爲遊心經典以爲聖教幽賾妙理深玄訓詁紛綸文疏蹐駁先儒競生別見後進爭出異端未辯三家之疑莫祛五日之惑故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宏材碩學名振當時貞觀年中奉詔修撰雖加討覈尚有未周爰降絲綸更令刊定勑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

國公臣無忌司空上柱國英國公臣勣尚書左僕射
兼太子少師監修國史上柱國燕國公臣志寧尚書
右僕射兼太子少傅監修國史上護軍北平縣開國
公臣行成光祿大夫吏部尚書侍中兼太子少保監
修國史上護軍蓨縣開國公臣季輔光祿大夫吏部
尚書監修國史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臣褚遂良銀
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監修國史上騎都尉臣柳奭
前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臣谷那律國子博士弘文

館學士臣劉伯莊朝議大夫守國子博士臣王德韶
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賈公彥朝散大夫行太學
博士弘文館直學士臣范義頵朝散大夫行太常博
士臣柳宣通直郎守太學博士臣齊威宣德郎守國
子助教臣史士弘宣德郎行太常博士臣孔志約右
內率府長史弘文館直學士臣薛伯珍兼太學助教
臣鄭祖玄徵事郎守太學助教臣隋德素徵事郎守
四門博士臣趙君贊承務郎守太學助教臣周玄達

承務郎守四門助教臣李玄植儒林郎守四門助教
臣王眞儒等上槀

宸旨旁摭羣書釋左氏之膏肓翦古文之煩亂探曲
臺之奥趣索連山之玄言囊括百家森羅萬有比之
天象與七政而長懸方之地軸將五嶽而永久筆削
已了繕寫如前臣等學謝伏恭業慙張禹雖罄庸淺
懼乖正典謹以聞伏增戰越謹言

永徽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太尉揚州都督上柱國趙

國公臣無忌等上表

尚書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古之王者事總萬機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設教以馭下或展禮以事上或宣威以肅震曜或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百度惟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絲綸之動不可不慎所以辭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昭

法誠慎言行也其泉源所漸基於出震之君淵藻斯彰郁乎如雲之后勳華揖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先君宣父生於周末有至德而無至位修聖道以顯聖人芟煩亂而翦浮辭舉宏綱而撮機要上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五代書總百篇採翡翠之羽毛拔犀象之牙角罄荆山之石所得者連城窮瀼水之濱所求者照乘巍巍蕩蕩無得而稱郁郁紛紛於斯為盛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illegible]平十七

雖已戰五特扶大聚儒雅與深淵同揖經典共積薪俱燎漢氏大癈區宇廣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今書於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注之寔遭巫蠱遂寢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所注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

見江左學者咸悉祖尚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或因循怙釋注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爲詳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穴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爲險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語惟在達情雖復時或取象不必辭皆有意若其言必託數經悉對文斯乃鼓怒浪於平流震驚飇於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爲此也

炫嫌焯之煩雜識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

前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雖爲文筆之善乃非開奬

之路義旣無義文又非文欲使後生若爲領袖此乃

炫之所失未爲得也今奉明勑考定是非謹罄庸愚

竭所聞見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

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此亦非敢臆說必據舊聞

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前四門助教

臣李子雲等謹共銓叙至十六年又奉

勑與前修跡人及通直郎行四門博士驍騎尉臣朱
才于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
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儒林郎守四門助
教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
勑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二十卷庶對揚
於聖範冀有益於童稚略陳其事敘之云爾

尚書正義卷第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尚書序 疏

正義曰道本沖寂非有名言既形以道生物由名舉則凡諸經史因物立名物有本形形從事著聖賢闡教事顯於言言愜羣心書而示法既書有法因號曰書後人見其久遠自於上世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尚書且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是故存言以聲意立書以記言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言者意之筌蹄書言相生者也書者舒也書緯璿璣鈐云書者如也則書者寫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劉熙釋名云書者庶也以紀庶物又爲著言事得

彰著五經六籍皆是筆書此獨稱書者以彼五經
者非是君口出言即書爲法所書之事各有云爲
遂以所爲別立其稱稱以事立故不名書至於此
書者本書君事事雖有別正是君言言而見書因而
立號以此之故名異諸部但諸部之書隨事立名
名以事舉要名立之後亦是筆書故百氏六經總
曰書也論識所謂題意別名各自載耳昭二年左
傳曰晉韓起適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
秋此總名書也序者言序述尚書起記存亡註說
之由序爲尚書而作故曰尚書序周頌曰繼序思
不忘毛傳云序者緒也則緒述其事使理相胤續
續若繭之抽緒但易有序卦子夏作詩序孔子亦
作尚書序故孔君因此作序名也鄭玄謂之贊者
以序不分散避其序名故謂之贊贊者明也佐也
佐成序義明以注解故也安國以孔子之序分附
篇端故已之總述亦謂之序事不煩重義無所嫌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疏　古者至生焉　正義曰代結繩者言前世之政用結繩今有書契以代之則伏犧時始有文字以書事故曰由是文籍生焉自今本昔曰古古者以聖德伏物教人取犧牲故曰伏犧字或作宓犧音亦同律曆志曰結作網罟以取犧牲故曰伏犧或曰包犧言取犧而包之顧氏讀包爲庖取其犧牲以供庖廚顧氏又引帝王世紀云伏犧母曰華胥有巨人跡出於雷澤華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月令云其帝太昊繫辭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是直變包言伏耳則伏犧是皇言王天下者以皇與帝王據跡爲優劣通亦爲王故禮運云昔者先王亦謂上代爲王但自下言之則以上身爲王據王身於下謂之王

天下也知伏犧始畫八卦者以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後乃云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知之也知時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者亦以繫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是造書契可以代結繩也彼直言後世聖人知是伏犧者以理比況而知何則八卦畫萬物之象文字書百事之名故繫辭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是萬象見於卦然畫亦書也與卦相類故知書契亦伏犧時也由此孔意正欲須言伏犧時有書契本不取於八卦今云八卦者明書卦相類據繫辭有畫八卦之成文而言明伏犧造書契也言結繩者當如鄭注云為約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王肅亦曰結繩識其政事是也言書契者鄭云書之於木刻其側為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若結繩之為治孔無明說義

或當然說文云文者物象之本也籍者借也借此
簡書以記録政事故曰籍蓋取諸史史者決也言
文籍所以決斷宣揚王政是以夬繇曰揚于王庭
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又云作結繩而為罔罟
蓋取諸離彼謂結罔罟之繩與結為政之繩異也
若然尚書緯及孝經讖皆云三皇無文字又班固
馬融鄭玄王肅諸儒皆以為文籍初自五帝亦云
三皇未有文字與此說不同何也又蒼頡造書出
於世本蒼頡豈伏犧時乎且繫辭云黃帝堯舜為
九事之目末乃云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
以書契是後世聖人即黃帝堯舜何得為伏犧哉
孔何所據而更與繫辭相反如此不同者藝文志
曰仲尼没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况遭秦
焚書之後羣言競出其緯文鄙近不出聖人前賢
共疑有所不取通人考正為起哀平則孔君之時
未有此緯何可引以為難乎其馬鄭諸儒以據文

立說見後世聖人在九事之科便謂書起五帝自所見有異亦不可難孔也而繫辭云後世聖人在九事之下者有以而然案彼文先歷說伏犧神農蓋取下乃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是黃帝堯舜之事也又舟楫取渙服牛取隨重門取豫臼杵取小過弧矢取睽此五者時無所繫在黃帝堯舜時以否皆可以通也至於宮室葬與書契皆先言上古古者乃言後世聖人易之則別起事之端不指黃帝堯舜時以此葬事云古者不云上古而云易之以棺椁棺椁自殷湯而然非是彼時之驗則上古結繩何廢伏犧前也其蒼頡則說者不同故世本云蒼頡作書司馬遷班固韋誕宋忠傅玄皆云蒼頡黃帝之史官也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直云古之王也徐整云在神農黃帝之間譙周云在炎帝之世衛氏云當在庖犧蒼帝之世慎到云在庖犧之前張揖云蒼頡為帝王生

於禪通之紀廣雅曰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爲十紀紀別大率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年十紀者九頭一也五龍二也攝提三也合雒四也連通五也序命六也循飛七也因提八也禪通九也流訖十也如揖此言則蒼頡在獲麟前二十七萬六千餘年是說蒼頡其年代莫能有定亦不可以難孔也然紀自燧人而下揖以爲自開闢而設又伏犧前六紀後三紀亦爲據張揖慎到徐整等說亦不可以年斷其流訖之紀似自黃帝爲始耳又依易緯通卦驗燧人在伏犧前表計寘其刻曰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鄭玄注云刻謂刻石而記識之據此伏犧前已有文字矣又陰陽書稱天老對黃帝云鳳皇之象首戴德背負仁頸荷義膺抱信足履政尾繫武又山海經云鳳皇首文曰德背文曰義翼文曰順膺文曰仁腹文曰信又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文字與天

地並興焉又韓詩外傳稱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
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又管子書稱管仲對齊
桓公曰古之封太山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二
而已首有無懷氏封太山禪云云其登封者皆刻
石紀號但遠者字有離毀故不可識則夷吾所不
識者六十家又在無懷氏前孔子觀而不識又多
於夷吾是文字在伏犧之前已自久遠何怪伏犧
而有書契乎如此者蓋文字在三皇之前未用之
於世至伏犧乃用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是敎世
之用猶燧人有火中古用以燔黍捭豚後聖乃修
其利相似文字理本有之用否隨世而漸也若然
惟繫辭至神農始有噬嗑與益則伏犧時其卦未
重當無雜卦而得有取諸夬者此自鄭玄等說耳
案說卦曰昔者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繫辭曰
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則伏犧用蓍而筮矣故鄭注
說卦亦曰昔者聖人謂伏犧文王也繫辭又曰十

有八變而成卦是言爻皆三歸奇爲三變十八變則六爻明矣則筮皆六爻伏犧有筮則有六爻何爲不重而怪有史卦乎

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

疏 伏犧至常道也 正義曰墳大也以所論三皇之事其道至大故曰言大道也以典者常也言五帝之道可以百代常行故曰言常道也此三皇五帝或舉德號或舉地名或直指其人言及便稱不爲義例顧氏引帝王世紀云神農母曰女登有神龍首感女登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黃帝母曰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附寶感而孕二十四月而生黃帝曰角龍顏少昊金天氏母曰女節有星如虹下流意感而生少昊顓頊母曰景僕昌意正妃謂之女樞有星貫月如虹感女樞於幽

房之宫而生顓頊堯母曰慶都觀河遇赤龍晻然
陰風感而有孕十四月而生堯又云舜母曰握登
見大虹感而生舜此言謂之三墳謂之五典者
左傳有三墳五典之文故指而謂之然五帝之書
皆謂之典則虞書皐陶謨益稷之屬亦應稱典所
以別立名者若主論帝德則以典爲名其臣下所
爲隨義立稱其三墳直云言大道也五典直云言
常道也不訓墳典之名者以墳大典常常訓可知
故略之也常道所以與大道爲異者以帝者公平
天下其道可以常行故以典言之而皇優於帝其
道不但可常行而已又更大於常故言墳也此爲
對例耳雖少有優劣皆是大道並可常行故禮運
云以大道之行爲五帝時也然帝號同天名所莫
加優而稱皇者以皇是美大之名言大於帝也故
後代措廟立主尊之曰皇生者莫敢稱焉而士庶
祖父稱曰皇者以取美名可以通稱故也案左傳

上有三墳五典亦言墳是三皇之書典是五帝之書孔知然者案今堯典舜典是二帝二典推此二典而上則五帝當五典是五典爲五帝之書今三墳之書在五典之上數與五典相當墳又大名與皇義相類故云三皇之書爲三墳孔君必知三皇有書者案周禮小史職掌三皇五帝之書是其明文也鄭玄亦云其書即三墳五典但鄭玄以三皇無文或據後錄定孔君以爲書者記當時之事不可以在後追錄若當時無書後代何以得知其道也此亦孔君所據三皇有文字之驗耳鄭玄注中候依運斗樞以伏犧女媧神農爲三皇又云五帝坐帝鴻金天高陽高辛唐虞氏知不爾者孔君既不依緯不可以緯難之又易興作之條不見女媧何以輒數又鄭玄云女媧脩伏犧之道無所作則已上脩舊者衆豈皆爲皇乎既不數女媧不可不取黃帝以充三皇耳又鄭玄數五帝何以六人

或爲之說云德協五帝座不限多少故六人亦名五帝若六帝何有五座而皇指大帝所謂耀魄寶止一而已本自無三皇何云三皇豈可三皇數人五帝數座二文幷互自相乖阻也其諸儒說三皇或數燧人或數祝融以配犧農者其五帝皆自軒轅不數少昊斯亦非矣何燧人說者以爲伏犧之前據易曰帝出於震震東方其帝太昊又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言者制作莫先於伏犧何以燧人廁在前乎又祝融及顓頊以下火官之號金天已上百官之號以其徵五經無云祝融爲皇者縱有不過如共工氏共工有水瑞乃與犧農軒摯相類尚云霸其九州祝融本無此瑞何可數之乎左傳曰少昊之立鳳鳥適至於月令又在秋享食所謂白帝之室者也何爲獨非帝乎故孔君以黃帝上數爲皇少昊爲五帝之首耳若然案今此本帝繫及大戴禮五帝德幷家語宰我問太史公五

帝本紀皆以黃帝為五帝此乃史籍明文而孔君不從之者孟軻曰信書不如其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言書以漸染之濫也孟軻已然況後之說者乎又帝繫本紀家語五帝德皆云少昊即黃帝子青陽是也顓頊黃帝孫昌意子帝嚳高辛氏為黃帝曾孫玄囂孫僑極子堯為帝嚳子舜為顓頊七世孫此等之書說五帝而以黃帝為首者原由世本經於暴秦為儒者所亂家語則王肅多私定大戴禮本紀出於世本以此而同蓋以少昊而下皆出黃帝故不得不先說黃帝因此謬為五帝耳亦由繫辭以黃帝與堯舜同事故儒者共數之焉孔君今者意以月令春曰太昊夏曰炎帝中央曰黃帝依次以為三皇又依繫辭先包犧次王沒神農氏作又沒黃帝氏作亦文相次皆著作見於易此三皇之明文也月令秋曰少昊冬曰顓頊自此為五帝然黃帝是皇今言帝不云皇者以皇

亦帝也別其美名耳太昊爲皇月令亦曰其帝太昊易曰帝出於震是也又軒轅之稱黃帝猶神農之云炎帝神農於月令爲炎帝不怪炎帝爲皇何怪軒轅稱帝而梁主云書起軒轅同以燧人爲皇其五帝自黃帝至堯而止知帝不可以過五故曰舜非三王亦非五帝與三王爲四代而已其言與詩之爲體不雅則風除皇已下不王則帝何有非王非帝以爲何人乎典謨皆云帝曰非帝如何

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

疏　至于至一揆　正義曰既皇書稱墳帝書稱典除皇與帝墳典之外以次累陳故言至于夏商周三代之書雖復當時所設之教與皇及帝墳典之等不相倫類要其言皆是雅正辭誥有深奧之義其所歸趣與墳典一揆明雖事異墳典而理趣終同故所以同入尚書共爲世教也孔君之

意以墳典亦是尚書故此因墳典而及三代下亦
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是墳典亦是尚書之內
而小史偏掌之者以其遠代故也此既言墳典不
依外文連類解八索九丘而言三代之書廁於其
間者孔意以墳典是尚書丘索是尚書外物欲先
說尚書事訖然後及其外物故先言之也夏商周
之書皆訓誥誓命之事言設教者以此訓誥誓命
即爲教而設故云設教也言不倫者倫類也三代
戰爭不與皇帝等類若然五帝稱典三王劣而不
倫不得稱典則三代非典不可常行何以垂法乎
然三王世澆不如上代故隨事立名雖篇不目典
理實是典故曰雅誥奥義其歸一揆即爲典之謂
也然三王之書惟無典謨以外訓誥誓命歌貢征
範類猶有八獨言誥者以別而言之其類有八文
從要約一誥兼焉何者以此八事皆有言以誥示
故總謂之誥又言奥義者指其言謂之誥論其理

謂之義故以義配爲言其歸一揆見三代自歸於一亦與墳典爲一揆者況喻之義假譬人射莫不皆發志揆度於的猶如聖人立教亦同揆度於至理故云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疏正義曰顧命云越玉五重陳寶卽以赤刀大訓在西序是寶之以爲大訓之文彼注以典謨爲之與此相當要六藝皆是此直爲書者指而言之故彼注亦然也彼直周時寶之此知歷代者以墳典久遠周尚寶之前代可知故言歷代耳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疏八卦至此書也正義曰以墳典因外文而知其丘索與墳典文連故連而說之故總引傳文以充足己意且爲於下見

與墳典俱被黜削故說而以爲首引言爲論八卦事義之說者其書謂之八索其論九州之事所有志記者其書謂之九丘所以名丘者以丘聚也言於九州當有土地所生之物風氣所宜之事莫不皆聚見於此書故謂之九丘爲然八卦言之說九州言之志不同者以八卦交互相說其理九州當州有所志識以此而不同此索謂求索亦爲搜索以易八卦爲主故易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曰八卦相盪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出於八卦就八卦而求其理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天下之事得故謂之索非一索再索而已此索於左傳亦或謂之索說有不同皆後人失其眞理妄穿鑿耳其九丘亦名於聚義多如山丘故爲聚左傳或謂之九區得爲說當九州之區域義亦通也又言九州所有此一句只下爲揔即土地所生風氣所宜是所有也言土地

所生即其動物植物大率土之所生不出此二者又云風氣所宜者亦與土地所生大同何者以己州各有土地有生與不生與風氣所宜與不宜此亦職方禹貢之類別而言之土地所生若禹貢之厥貢厥篚也風氣所宜若職方其畜宜若干其民若干男若干女是也上墳典及索不別訓之以可知故略之丘訓既難又須別言九州所宜已下故先訓之於下結義故云皆聚此書也

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

疏 春秋至書也 正義曰以上因有外文言賁典丘索而謂之故引成文以證結之此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見倚相趨過告右尹子革以此辭知倚相是其名字蓋爲太史亦主記左動之事謂之左史不然或楚俗與諸國不同官多以左右爲名

武別有此左史乎彼子革荅王云倚相臣問祈招之詩而不知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彼以爲倚相不能讀之此云能者以此據左傳成文因王言而引之假不能讀事亦無妨況子革欲開諫王之路倚相未必不能讀也言此墳典丘索即此書是謂上世帝王遺餘之書也以楚王論時已在三王之末故云遺書其丘索知是前事亦不知在何代故直揔言帝王耳

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

【疏】先君至九丘　正義曰既結申帝王遺書欲言孔子就而刊定孔子世家云安國是孔子十一世孫而上尊先祖故曰先君梁以爲魯

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左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計以周靈王時生敬王時卒故為周末上云文籍下云滅先代典籍此言史籍籍者古書之大名由文而有籍謂之文籍因史所書謂之史籍可以為常故曰典籍義亦相通也但上因書契而言文下傷秦滅道以稱典於此言史者不但義通上下又以此史籍不必是先王正史是後代好事者作以此懼其不一故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先言定禮樂者欲明孔子欲反於聖道以歸於一故先言其舊行可從者脩而不改曰定就而減削曰刪準依其事曰約因而佐成曰贊顯而明之曰述各從義理而言獨禮樂不改者以禮樂聖人制作已無貴位故因而定之又云明舊章者即禮樂詩易春秋是也以易道職方與黜八索除九丘相對其約史記以刪詩書為例其定禮樂文孤故以明舊章配之作文之

體也易亦是聖人所作不言定者以易非如禮樂人之行事不須云定又因而爲作十翼故云贊耳易文在下者亦爲黜八索與除九丘相近故也爲文之便不爲義例孔子之修六藝年月孔無明說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反魯爲大夫十二年孟子卒孔子弔則致仕時年七十以後脩述也詩有序三百一十一篇全者三百五篇云三百者亦舉全數計職方在周禮夏官亦武帝時出於山巖屋壁即藏祕府世人莫見以孔君爲武帝博士於祕府而見焉知必黜八索除九丘者以三墳五典本有八今序只有二典而已其三典三墳今乃寂寞明其除去既墳典書內之正尚有去者況書外乎故知丘索亦黜除也黜與除其義一也黜退不用而除去之必云贊易道以黜者以不有所興孰有所廢故也職方即周禮也上已云定禮樂即職方在

其內別云述之以爲除九丘舉其類者以言之則云述者以定而不改即是遵述更有書以述之

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

疏討論至百篇　正義曰言孔子既懼覽之者不一不但刪詩約史定禮贊易有所黜除而已又討整論理此三墳五典并三代之書也論語曰世叔討論之鄭以討論爲整理孔君既取彼文義亦當然以書是亂物故就而整理之若然墳典周公制禮使小史掌之而孔子除之者蓋隨世不同亦可孔子之時墳典已雜亂故因去之左傳曰芟夷蘊崇之又曰浮翦惟命詩曰海外有截此孔君所取之文也芟夷者據全代全篇以其隱次皆芟夷乎夷若自

帝嚳巳上三典三墳是芟夷之文自夏至周雖有所留全篇去之而多者即芟夷也翦截者就代就篇辭有浮者翦截而去之去而少者為翦截也舉其宏綱即上芟夷煩亂也撮其機要即上翦截浮辭也且宏綱云舉是據篇代大者言之機要云撮為就篇代之內而振出之耳宏大也綱者綱之索舉大綱則衆目隨之機者機關撮取其機關之要者斷自唐虞以下者孔無明說書緯以為帝嚳以上朴略難傳唐虞巳來煥炳可法又禪讓之首至周五代一意故耳孔義或然典即堯典舜典謨即大禹謨臯陶謨訓即伊訓高宗之訓誥即湯誥大誥誓即甘誓湯誓命即畢命顧命之等是也說者以書體例有十此六者之外尚有征貢歌範四者并之則十矣若益稷盤庚單言附於十事之例今孔不言者不但舉其機約亦自征貢歌範非君出言之名六者可以兼之此云凡百篇據序而數故

耳或云百二篇者誤有所由以前漢之時有東萊
張霸偽造尚書百兩篇而為緯者附之因此鄭云
異者其在大司徒大僕正乎此事為不經也鄭作
書論依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
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
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
篇為中候以為去三千一百二十篇以上取黃帝
玄孫以為不可依用今所考覈尚書首自舜之末
年以禪於禹上錄舜之得用之事由堯以為堯典
下取舜禪之後以為舜讓得人故史體例別而不必
君言若禹貢全非君言而禹身事受禪之後無所
入夏書之言是舜史自錄成一法後代因之耳所

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
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疏］所以至其正義

自此論孔子正理羣經已畢揔而結之、故爲此言、家語及史記皆云、孔子弟子三千人、故云三千之徒也

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

【疏】及秦至屋壁　正義曰、言孔子既定此書、後雖曰明白、反遭秦始皇滅除之、依秦本紀云、秦王正二十六年平定天下、尊爲皇帝、不復立謚、以爲初并天下、故號始皇、爲滅先代典籍、故云坑儒焚書、以即位三十四年、因置酒於咸陽宮、丞相李斯奏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親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制曰可、是焚書也、三十五年、始皇以方士盧生求仙藥不得、以爲誹謗、諸生連相告引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是坑儒也、又衛宏古文奇字序云、秦改古文以爲篆隸、

國人多誹謗秦患天下不從而召諸生至者皆拜爲郎凡七百人又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硎谷之中溫處瓜實乃使人上書曰瓜冬有實有詔天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則皆使往視之而爲伏機諸生方相論難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終命也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者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鯉字伯魚魚生伋字子思思生白字子上上生求字子家家生箕字子京京生穿字子高高生慎慎爲魏相慎生鮒鮒爲陳涉博士鮒弟子襄爲惠帝博士長沙太守襄生中中生武武生延陵及安國爲武帝博士臨淮太守家語序云子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家書是安國祖藏之

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

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疏】漢室至得聞　正義曰將言所藏之書得之所出故本之也言龍興者以易龍能變化故比之聖人九五飛龍在天猶聖人在天子之位故謂之龍興也言學校者校學之一名也故鄭詩序云子衿刺學校廢左傳云然明請毀鄉校是也漢書云惠帝除挾書之律立學興教招聘名士文景以後儒者更衆至武帝尤甚故云旁求儒雅詩小雅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彼注云猷道也大道即先王六籍是也伏生名勝為秦二世博士儒林傳云孝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已九十有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臣晁錯往受之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是年過九十也案史記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火起流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

獨内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間則伏生壁内得二十九篇而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者盖伏生初實壁内得之以教齊魯傳教既久誦文則熟至其末年因其習誦或亦目暗至年九十晁錯往受之時不執經而口授之故也又言裁二十餘篇者意在傷亡爲少之文勢何者以數法隨所近而言之若欲多之當云得三十篇今裁二十餘篇言裁亦意以爲少之辭又二十九篇自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泰誓猶有三十一案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則今之泰誓非初伏生所得案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録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内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内故爲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

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但伏生雖無此一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泰誓事同不知爲伏生先爲此說不知爲是泰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泰和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論衡又云以掘地所得者今史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泰誓以并歸於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則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者爾時重得之故於後亦據而言之史記云伏生得二十九篇武帝記載今文泰誓末篇由此劉向之作別錄班固爲儒林傳不分明因同於史記而劉向云武帝末得之泰誓理當是一而古今文不同者即馬融所云吾見書傳多矣凡諸所引今之泰誓皆無此言而古文皆有則古爲眞亦復何疑但於先有張霸之徒僞造泰誓

ゞ或律中或後得而惑世也亦可今之泰誓百篇之外若周書之例以於時實有觀兵之誓但不將錄入尚書故古文泰誓曰上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於商是也又云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者此文繼在伏生之下則言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此伏生意也若以伏生指解尚書之名名已先有有則當云名之尚書既言以其上古之書今先云以其則伏生意之所加則知尚字乃伏生所加也以尚解上則尚訓為上上者下所慕尚故義得為通也孔君既陳伏生此義於下史無是非明即用伏生之說故書此而論之焉驗雖不見孔君此說理自然同故曰上古有虞氏之書故曰尚書是也王肅曰上所言史所書故曰尚書鄭氏云尚書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尚書二家以尚與書相將則上名不正出於伏生鄭玄依書緯以尚

字是孔子所加故書贊曰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尚
書璿璣鈐云因而謂之書加尚以尊之又曰書務
以天言之鄭玄溺於書緯之說何有人言而須繫
之於天乎且孔君親見伏生不容不悉自云伏生
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何云孔子加也王肅云
上所言史所書則尚字與書俱有無先後既直云
尚何以明上之所言書者以筆畫記之辭羣書皆
是何知書要責史所爲也此其不若前儒之說密
耳云上古者亦無指定之目自伏生言之則於漢
世仰遵前代自周已上皆是馬融云有虞氏爲書
之初耳若易歷三世則伏犧爲上古文王爲中古
孔子爲下古禮運鄭玄以先王食腥與易上古結
繩同時爲上古神農爲中古五帝爲下古其不相
對則無例耳且太之與上爲義不異禮以唐虞爲
太古以下有三代冠而推之爲然是爲不定則但
已上仰之已古便爲上古耳以書是本名尚

以生所加故諸引書直云書曰若有配代而言則曰夏書無言尚書者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

疏至魯至壞宅　正義曰欲云得百篇之由故序其事漢景帝之子名餘封於魯爲王死謚曰共存日以居於魯近孔子宅好治宮室故欲褒益乃壞孔子舊宅以增廣其居於所壞壁內得安國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是科斗文字王雖得此書猶壞不止又升孔子廟堂聞金鐘石磬絲竹之音以懼其神異乃止不復敢壞宅上言藏家書於屋壁此亦屋壁內得書也

亦得及傳論語孝經等不從約云得尚書而煩文言虞夏商周之書者以壁内所得上有題目虞夏商周書其序直云書序皆無尚字故其目録亦然故不云尚書而言虞夏商周之書安國亦以此知尚字是伏生所加推此壁内所無則書本無尚字明矣凡書非經則謂之傳言及傳論語孝經正謂論語孝經是傳也漢武帝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漢東平王劉雲與其太師策書云傳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又成帝賜翟方進策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是漢世通謂論語孝經爲傳也以論語孝經非先王之書是孔子所傳說故謂之傳所以異於先王之書也上已云壞孔子舊宅又云乃不壞宅者初王意欲壞之已壞其屋壁聞八音之聲乃止餘者不壞明已壞者亦不敢居以云乃不壞宅耳

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

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

【疏】悉以至能者 正義曰既云王不壞宅以懼神靈因還其書已前所得言悉以書還孔氏則上傳論語孝經等皆還之故言悉也科斗書古文也所謂蒼頡本體周所用之以今所不識是古人所為故名古文形

多頭麤尾細狀腹團圓似水蟲之科斗故曰科斗也以古文經秦不用故云廢已久矣時人無能知識者孔君以人無能知識之故己欲傳之故以所聞伏生之書比校起發考論古文之義考文而云義者以上下事義推考其文故云義也定其可知者就古文内定可知識者爲隸古定不言就伏生之書而云以其所聞者明用伏生書外亦考之故云可知者謂并伏生書外有可知不從伏生書内而已言隸古者正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存古爲可慕以隸爲可識故曰隸古以雖隸而猶古由此故謂孔君所傳爲古文也古文者蒼頡舊體周世所用之文字案班固漢志及許氏說文書本有六體一曰指事上下二曰象形日月三曰形聲江河四曰會意武信五曰轉注考老六曰假借令長此造字之本也自蒼頡以至今字體雖變此本皆同古今不易也自蒼頡以至周宣皆蒼頡之體未

聞共異宣王紀其史籀始有大篆十五篇號曰篆
籀惟篆與蒼頡二體而已衛恒上蒼頡造書觀於
鳥跡因而遂滋則謂之字字有六義其文至於三
代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代典籍古文絕矣許
慎說文言自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
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
曰隸書亡新居攝以應制作改定古文使甄豐校
定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內書也二曰奇字
即古字有異者三曰篆書即小篆下杜人程邈所
作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
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由此而論即秦罷古
文而有八體非古文矣以至亡新六書幷八體亦
用書之六體以造其字其亡新六書於秦八體用
其小篆蟲書摹印隸書去其大篆刻符殳書署書
而加以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署書蓋同摹印殳
書同於繆篆大篆正古文之別以慕古故乃用古

文與字字而不用大篆也是孔子壁内古文即蒼頡之體故鄭玄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爲科斗指體即周之古文鄭玄知者若於周時秦世所有至漢猶當識之不得云無能知者又亡新古文亦云即孔氏壁内古文是其證也或以古文即大篆非也何者八體六書自大篆與古文不同又秦有大篆若大篆是古文不得云古文遂絕以此知大篆非古文也六書古文與蟲書本别則蟲書非科斗書也鄭玄云周之象形文字者揔指六書象科斗之形不謂六書之内一曰象形也又云更以竹簡寫之明留其壁内之本也顧氏云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寸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者以壁内古文篇題殊别故知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伏生之本亦壁内古文而合者蓋以老而口授之時因誦而連之故殊耳其盤庚本當同卷故有并也康王誥

之誥以一時之事連誦而同卷當以王出在應門之內爲篇告及以王若曰庶邦亦誤矣以伏生本二十八篇盤庚出二篇加舜典益稷康王之誥凡三十三篇加所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加序一篇爲五十九故云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此云爲四十六卷者謂除序也下云定五十八篇既畢不更云卷數明四十六卷故爾又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故知然矣此云四十六卷者不見安國明説蓋以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故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何者五十八篇內有太甲盤庚説命泰誓皆三篇共卷減其八又大禹謨臯陶謨益稷又三篇同序共卷其康誥酒誥梓材亦三篇同序共卷則又減四通前十二以五十八減十二非四十六卷而何其康王之誥乃與顧命別卷以別序故也其餘錯亂摩滅五十八篇外四十二篇也以不可復知悉上送官其可知者已用竹簡

寫得其本亦俱送入府故在秘府得有古文也以後生可畏或賢聖間出故須藏之以待能整理讀者

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

疏 承詔至將來 正義曰安國時爲武帝博士孔君考正古文之日帝之所知亦既定訖當以聞於帝帝令注解故云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以注者多言曰傳傳者傳通故也以傳名出自丘明賓牟賈對孔子曰史失其傳又喪服儒者皆云子夏作傳是傳名久矣但大率秦漢之際多名爲傳於後儒者以其傳多或有改之別云注解者乃有同者以當時之意耳說者爲例云前漢稱傳於後皆稱注誤矣何者馬融王肅亦稱注名爲傳傳何有例乎以聖道弘深

當須詳悉於是研覈精審覃靜思慮以求其理冀免乖違既顧察經文又取證於外故須廣博推考羣經六籍文捃拾採摭羣書之言以此文證造立訓解爲之作傳傳明不率爾雖復廣證亦不煩多爲傳直約省文令得申盡其義明文要義通不假煩多也以此得與於能徧布通暢書之旨意是辭達而已不求於煩既義暢而文要則觀者曉悟故云庶幾有所補益於將來讀之者得悟而有益也冀布也厥其也庶幸也幾冀也爾雅有訓既云經籍又稱羣言者經籍五經是也羣言子史是也以書與經籍理相因通故云博考子史時有所須故云採摭耳案孔君此傳辭旨不多是約文也要文無不解是申義也其義既申故云敷暢其義之旨趣耳考其此注不但言少書之爲言多須詁訓而孔君爲例一訓之後重訓者少此亦約文也

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

然義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疏 書序至不隱也　正義曰孔君既言已立傳之意又當斟酌所宜而書序雖名為序不是總陳書意汎論乃篇篇各序作意但作序者不敢廁於正經故謙而聚於下而注述者亦可代作者之謙須從利益而欲分之從便云序序所以當篇為作此書之意則是當篇作意觀序而昭然意義顯見既義見由序此序宜各與其本篇相從附近不宜聚於一處故每篇引而分之各冠加於篇首令意昭見序既分散損其一篇故定五十八篇然此本承詔而作作畢當以上奏聞

知但會值國家有巫蠱之事好愛經籍之道藏亦息假去亦不能行因為此之故不復以此傳奏聞亦以無傳成不得聞上惟自傳於己之子孫以遺與後世之人使行之亦不敢望後世必行故云若後世有好愛古道廣博學問志懷雅正如此之君子若能與我同於棄古之志以行我道我道得此人流行亦所以傳不隱蔽是弘道由人也言巫蠱者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殺鄭玄注云左道謂巫蠱之屬以非正道故謂之左道以蠱皆巫之所行故云巫蠱蠱者揔名左傳云惑蠱其君則蠱者怪惑之名指體則藥毒害人者是若行符猒俗之為魅令人蠱惑天年傷性皆是也依漢書此時武帝末年上巳年老謡惑鬼神崇信巫術由此姦人江充因而行許先於太子宮埋桐人告上云太子宮有蠱氣上信之使江充治之於太子宮果得桐人太子知己不為此以江充故為陷己因而殺之而帝

不知太子實心謂江充言爲實即詔丞相劉屈氂發三輔兵討之太子赦長安囚與鬬不勝而出走奔湖關自殺此即巫蠱事也言不隱者不謂恐隱藏己道以己道人所不知懼其幽隱人能行之使顯爲不隱蔽耳易曰謙謙君子仁者好謙而孔君自作揄揚云君子知己者亦意在教世欲令人覩此言知己傳是深遠因而有所曉寤令之有益故不可以苟謙也亦猶孔子曰何有於我哉

尚書卷第一

尚書正義卷第二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敕撰

古文尚書堯典第一

疏 古文尚書堯典第一

正義曰檢古本并石經直言堯典第一無古文尚書以孔君從隸古仍號古文故後人因而題於此以別伏生所出大小夏侯及歐陽所傳爲今文故也堯典第一篇之名當與衆篇相次第訓爲次也於次第之內而處一故曰堯典第一以此第一者以五帝之末接三王之初典策既備因機成務交代揖讓以重無爲故爲第一也然書者理由舜史勒成一家可以爲法上取堯事下終禪禹以至舜終皆爲舜史所録其堯

舜之典多陳行事之狀其言寡矣禹貢即全非君言準之後代不應入書此其一體之異以此禹之身事於禪後無入夏書之理自甘誓已下皆多言辭則古史所書於是乎始知五子之歌亦非上言典書草創以義而錄但致言有本各隨其事檢其此體爲例有十一曰典二曰謨三曰貢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誥七曰訓八曰命九曰征十曰範堯典舜典二篇典也大禹謨皐陶謨二篇謨也禹貢一篇貢也五子之歌一篇歌也甘誓泰誓三篇湯誓牧誓費誓秦誓八篇誓也仲虺之誥湯誥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康王之誥八篇誥也伊訓一篇訓也說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顧命畢命冏命文侯之命九篇命也胤征一篇征也洪範一篇範也此各隨事而言益稷亦謨也因其人稱言以別之其太甲咸有一德伊尹訓道王亦訓之類盤庚亦誥也故王肅云不言誥何也取其能成立功

非但錄其誥高宗肜日與訓序連文亦訓辭可知也西伯戡黎云祖伊恐奔告于受亦誥也武成云識其政事亦誥也旅獒戒王亦訓也金縢自爲一體祝亦誥辭也梓材酒誥分出亦誥也多士以王命誥自然誥也無逸戒王亦訓也君奭周公誥召公亦誥也多方周官上誥於下亦誥也君陳君牙與畢命之類亦命也呂刑陳刑告王亦誥也書篇之名因事而立既無體例隨便爲文其百篇次第於序孔鄭不同孔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篇爲第二十六鄭以爲在臣扈後第二十九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爲在湯誥後第三十二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爲在費誓前第九十六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爲在立政前第八十六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爲在呂刑前第九十七不同者孔依壁內篇次及序爲文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爲

以孔未入學官以此不同考論次第孔義是也

虞書

疏正義曰堯典雖曰唐事本以虞史所錄末言舜登庸由堯故追堯作典非唐史所錄故謂之虞書也鄭玄云舜之美事在於堯時是也案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此直言虞書本無尚書之題也案鄭序以為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其孔於禹貢注云禹之王以是功故為夏書之首則虞夏別題也以上為虞書則十六篇又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於鄭玄為商書而孔并於胤征之下或以為夏事猶西伯戡黎則夏書九篇商書三十五篇此與鄭異也或孔因帝告以下五篇亡并注於夏書不廢猶商書乎別文所引皆云虞書曰夏書曰無并言虞夏書者又伏生雖有一虞夏傳以外亦有虞傳夏傳此其所以宜別也此孔依虞夏

各別而存之莊八年左傳云夏書曰皐陶邁種德
傳二十四年左傳引夏書曰地平天成二十七年
引夏書賦納以言襄二十六年引夏書曰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皆在大禹謨皐陶謨當云虞書而
云夏書者以事關禹故引爲夏書若洪範以爲周
書以箕子至周商人所陳而傳引之卽曰商書也
案壁內所得孔爲傳者凡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
三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也其二
十五篇者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
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
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
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
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但
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
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
僞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爲五

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於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古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爲二十二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篇鄭玄則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即卷也即是僞書二十四篇也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並云此言不見孔傳也劉歆作三統曆論武王伐紂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逮師又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並不

與孔同亦不見孔傳也後漢初賈逵奏尚書疏云流爲烏是與孔亦異也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泰誓並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絶無師說是融亦不見也服虔杜預注左傳亂其紀綱並云夏桀時服虔杜預皆不見也鄭玄亦不見之故注書序舜典云入麓伐木注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汭注胤征云胤征臣名又注禹貢引胤征云厥篚玄黃昭我周王又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注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毫又曰征是三朡又注旅獒云獒讀曰豪謂是酋豪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寶之等一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也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鄭玄書贊云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

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傳既宜之矣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悛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意鄭注尚書亡逸並與孔異篇數並與三家同又劉歆賈逵馬融之等並傳孔學云十六篇逸與安國不同者良由孔注之後其書散逸傳注不行以庸生賈馬之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為古文而鄭承其後所注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嵎夷為宅嵎鐵昧谷曰柳谷心腹腎腸曰憂腎陽劓刵劅剠云臏宮劓割頭庶剠是鄭注不同也三家之學傳孔業者漢書儒林傳云安國傳都尉朝子俊俊傳膠東庸生生傳清河胡常常傳徐敖敖傳王璜及塗惲惲傳河南桑欽至後漢初衛賈馬亦傳孔學故書贊云自世祖興後漢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是也所

得傳者三十三篇古經亦無其五十八篇及傳說絕無傳者至晉世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為夏太康時又晉書皇甫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晉書又云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柳字洪季即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賾字仲真又為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時已亡失舜典一篇晉末范甯為解時已不得焉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而獻之議者以為孔安國之所注也值方興有罪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二年購募遺典乃得其篇焉然孔注之後歷及後漢之末無人傳說至晉之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散在民間事雖久遠故得猶存

孔氏傳

疏 正義曰以注者多門故云其氏以別衆家或當時自題孔

氏亦可以後人辯之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言聖德之遠著將遜于位讓于虞舜遜遁也老使攝遜禪之作堯典

疏 昔在至堯典 正義曰此序鄭玄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作孔義或然詩書理不應異夫子為書作序不作詩序者此自或作或否無義例也鄭知孔子作者依緯文而知也安國既以同序為卷檢此百篇凡有六十三序序其九十六篇明居咸有一德立政無逸不序所由直云咎單作明居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立政周公作無逸六十三序者若汨作九共九篇稾飫十一篇共序其咸乂四篇同序其大禹謨皐陶謨益稷夏社疑至臣扈伊訓肆命徂后太甲三篇盤庚三篇說命三篇泰誓三篇康誥酒誥梓材二十四篇皆三篇同序其帝告釐沃汝鳩汝方伊陟原命高宗肜日高宗之訓八篇皆共卷

類同故同序同序而別篇者三十三篇通明居攝
逸等四篇爲三十七篇加六十三即百篇也序者
以序別行辭爲形勢言昔日在於帝號堯之時也
此堯身智無不知聰也神無不見明也以此聰明
之神智足以經緯天地即文也又神智之運深
敏於機謀即思也聰明文思即其聖性行之於外
無不備知故此德充滿居止於天下而遠著德既
如此政化有成天道沖盈功成者退以此故將遜
遁避於帝位以禪其有聖德之虞舜史序其事而
作堯典之篇言昔在者鄭玄云書以堯爲始獨云
昔在使若無先之典然也詩云自古在昔言在昔
者自下本上之辭言昔在者從上自下爲稱故曰
使若無先之者據代有先之而書無所先故云昔
也言帝者天之一名所以名帝帝者諦也言天蕩
然無心忘於物我言公平通遠舉事審諦故謂之
帝也五帝道同於此亦能審諦故取其名若然聖

人皆能同天故曰大人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即三王亦大人人不得稱帝者以三王雖實聖人內德同天而外隨時運不得盡其聖用逐迹為名故謂之為王禮運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即帝也大道既隱各親其親即王也則聖德無大於天三皇優於帝豈過乎天哉然則三皇亦不能過天但遂同天之名以為優劣五帝有為而同天三皇無為而同天立名以為優劣耳但有為無為亦逐多少以為分三王亦順帝之則而不盡故不得名帝然天之與帝義為一也人主可得稱帝不可得稱天者以天隨體而立名人主不可同天之體也無由稱天者以天德立號王者可以同其德焉所以可稱於帝故繼天則謂之天子其號謂之帝不得云帝子也言堯者孔無明解案下傳云虞氏舜名然堯舜相配為義既舜為名則堯亦名也以此而言禹湯亦名於下都無所解而放勳重華文命注隨其

事而釋其文以爲義不爲堯舜及禹之名據此以堯舜及禹與湯相類名則俱名不應殊異案鄭於下亦云虞氏舜名與孔傳不殊又鄭注中候云重華舜名則舜不得有二名鄭注禮記云舜之言充是以舜爲號謚之名則下注云舜名亦號謚之名也推此則孔君亦然何以知之既湯類堯舜當爲名而孔注論語曰予小子履云履是殷湯名是湯名履而湯非名也又此不云堯舜是名則堯及舜禹非名於是明矣既非名而放勳重華文命蓋以爲三王之名同於鄭玄矣鄭知名者以帝繫云禹名文命以上類之亦名若然名本題情記意必有義者蓋運命相符名與運接所以異於凡平或說以其有義皆以爲字古代尚質若名之不顯何以著字必不獲已以爲非名非字可也譙周以堯爲號皇甫謐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名案謚法翼善傳聖曰堯仁義盛明曰舜是堯舜謚也故馬融亦云

謚也又曰淵源流通曰禹雲行雨施曰湯則禹湯亦是謚法而馬融云禹湯不在謚法故疑之將由謚法或本不同故有致異亦可本無禹湯為謚後來所加故或本曰除虐去殘曰湯是以異也檀弓曰死謚周道也周書謚法周公所作而得有堯舜禹湯者以周法死後乃追故謂之為謚謚者累也累其行而號號也隨其行以名之則死謚猶生號因上世之生號陳之為死謚明上代生死同稱上世質非至善至惡無號故與周異以此堯舜或云號或云謚也若然湯名履而王侯世本湯名天乙者安國意蓋以湯受命之王依殷法以乙日生名天乙至將為王又改名為履故二名也亦可安國不信世本無天乙之名皇甫謐巧欲傳會云以乙日生故名履字天乙又云祖乙亦云乙日生復名乙引易緯孔子所謂天之錫命故可同名既以天乙為字何云同名乎斯又妄矣號之曰堯者釋名以

為其道高堯堯然物莫之先故謂之堯也諡法云翼善傳聖曰堯堯者以天下之生善因善欲禪之故二八顯升所謂爲翼能傳位於聖人天下爲公此所以出衆而高也言聰明者據人近驗則聽遠爲聰見微爲明若離婁之視明也師曠之聽聰也以耳目之聞見喻聖人之智慧兼知天下之事故在於聞見而已故以聰明言之智之所用用於天地經緯天地謂之文故以聰明之用爲文須當其理故又云思而會理也經云欽明此爲聰明者彼方陳行事故美其敬此序其聖性故稱其聰隨事而變才下舜典直云堯聞之聰明不云文思者此將言堯用故云文思彼要云舜德故直云聰明亦自此而可知也言光宅者經傳云光充也不訓宅者可知也不於此訓光者從經爲正也下將遜于位傳云遜遁者以經無遜字故在序訓之 傳言聖德之遠著 正義曰聖德解聰明文思遠著解

先宅天下　傳老使至禪之　正義曰老使攝者解將遜于位云遂禪之者解讓于虞舜也以己年老故遜之使攝之後功成而禪禪即讓也言攝者納於大麓是也禪者次陟帝位是也雖舜受而攝之而堯以爲禪或云次陟帝位爲攝因即直言爲讓故云遜也鄭玄云堯尊如故舜攝其事是也

堯典　言堯可爲百代常行之道　疏　堯典　正義曰序已云作堯典而重言此者此是經之篇目不可因序有名略其舊題故諸篇皆重言本目而就目解之此典者以道可百代常行若堯舜禪讓聖賢禹湯傳授子孫即是堯舜之道不可常行但惟德是與非賢不授授賢之事道可常行但後王德劣不能及古耳然經之與典俱訓爲常名典不名經者以經是捴名包殷周以上皆可爲後代常法故以經爲名典者經中之別特指堯舜之德於常行之内道最爲優故名典不名經也其太宰

六典及司寇三典者自由當代常行與此別矣

曰若稽古帝堯若順稽考也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

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勳功欽敬也言堯放上世之功化而以敬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

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允信克能光充格至也既有四德文信恭能讓故其名聞充溢四外至于天地

疏曰若至上下　正義曰史將述堯之美故為題目之辭曰能順考校古道而行之者是帝堯也又申其順考古道之事曰此帝堯能放效上世之功而施其教化心意恒敬智慧甚明發舉則有文謀思慮則能通敏以此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在於己身則有此四德其於外接物又能信實恭勤善能謙讓恭則人不敢侮讓則人莫與爭由此為下所服名譽著聞聖德美名充滿被溢於四方之外又至于

上天下地言其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莫不聞其聲名被其恩澤此即稽古之事也　傳若順至帝堯正義曰若順釋言文詩稱考卜惟王洪範考卜之事謂之稽疑是稽爲考經傳常訓也爾雅一訓一也孔所以約文故數字俱訓其本以一也結之又已經訓者後傳多不重訓顯見可知則經言其義皆務在省文故也言順考古道者古人之道非無得失施之當時又有可否考其事之是非知其宜於今世乃順而行之言其行可否順是不順非也考古者自已之前無遠近之限但事有可取皆考而順之今古既異時政必殊古事雖不得盡行又不可頓除古法故說命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是後世爲治當師古法雖則聖人必須順古若空欲追遠不知考擇居今行古更致禍災若宋襄慕義師敗身傷徐偃行仁國亡家滅斯乃不考之失故美其能順考也鄭玄信緯訓稽爲同訓

古爲天言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論語稱惟堯則天詩美文王順帝之則然則聖人之道莫不同天合德豈待同天之語然後得同之哉書爲世教當因之人事以人繫天於義無取且古之爲天經無此訓高貴鄉公皆以鄭爲長非篤論也傳勳功至安者 正義曰勳功欽敬釋詁文此經述上稽古之事放效上世之功即是考於古道也經言放勳放其功而已傳兼言化者據其勳業謂之功指其敎人則爲化功之與化所從言之異耳鄭玄云敬事節用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慮深通敏謂之思孔無明說當與之同四者皆在身之德故謂之四德凡是臣人王者皆須安之故廣言安天下之當安者所安者則下文九族百姓萬邦是也其敬明文思爲此次者顧氏云隨便而言無義例也知者此先聰後明舜典云明四目達四聰先明後聰故知無例也今考舜典云

濬哲文明又先文後明與此不類知顧氏爲得也
傳允信至天地　正義曰允信格至釋詁文克能
光充釋言文在身爲德施之曰行鄭玄云不懈於
位曰恭推賢尚善曰讓恭讓是施行之名上言堯
德此言堯行故傳以文次言之言堯既有敬明文
思之四德又信實恭勤善能推讓下人愛其恭讓
傳其德音故其名遠聞旁行則充溢四方上下則
至于天地持身能恭與人能讓自己及物故先恭
後讓恭言信讓言克交互其文耳皆言信實能爲
也傳以溢解被言其饒多盈溢故被及之也表裏
內外相對之言故以表爲外向下向上至有所限
旁行四方無復限極故四表言被上下言至四外
者以其無限自內言之言其至於遠處正謂四方
之外畔者當知爾雅所謂四海四荒之地也先四
表後上下者人之聲名宜先及於人後被四表是
人先知之故先言至人後言至于上下言至於天

堪當其聲聞遠耳禮運稱聖人爲政能使天降膏露地出醴泉是名聞遠達使天地効靈是亦格于上下之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既已也百姓百官言化九族而平和章明**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昭亦明也協合黎衆時是雍和也言天下衆民皆變化化上是以風俗大和

【疏】克明至時雍 正義曰言堯能名聞廣遠由其委任賢哲故復陳之言堯之爲君也能尊明俊德之士使之助已施化以此賢臣之化先令親其九族之親九族蒙化已親睦矣又使之和協顯明於百官之族姓百姓蒙化皆有禮儀昭然而明顯矣又使之合會調和天下之萬國其萬國之衆人於是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太和能使九族敦睦百姓顯明萬邦和睦是安天下

之當安者也　傳能明至之親　正義曰鄭玄云俊德賢才兼人者然則俊德謂有德又能明俊德之士者謂命為大官賜之厚祿用其才智使之高顯也以其有德故任用之以此賢臣之化親睦高祖玄孫之親上至高祖下及玄孫是為九族同出高曾皆當親之故言之親也禮記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又異義夏侯歐陽等以為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鄭玄駁云異姓之服不過緦麻言不廢昬又昬禮請期云惟是三族之不虞恐其廢昬明非外族也是鄭與孔同九族謂帝之九族百姓謂百官族姓萬邦謂天下衆民自內及外從高至卑以為遠近之次也知九族非民之九族者以先親九族次及百姓百姓是羣臣弟子不宜越百姓而先下民若是民之九族則九族既睦民已和矣下句不當復言協和萬邦以此知帝之九族也堯不自親九族而

待臣使之親者此言用臣法耳豈有聖人在上疏其骨肉者乎若以堯自能親不待臣化則化萬除百姓堯豈不能化之而待臣化之也且言親九族者非徒使帝親之亦使臣親之帝亦令其自相親愛故須臣子之化也 傳既已至章明 正義曰既已義同故訓既爲已經傳之言百姓或指天下百姓此下句乃有黎民故知百姓即百官也百官謂之百姓者隱八年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建立有德以爲公卿因其所生之地而賜之以爲其姓令其收斂族親自爲宗主明王者任賢不任親故以百姓言之周官篇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夷禹謨云率百官若帝之初是唐虞之世經文皆稱百官而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官五十後世所記不合經也平章與百姓共文非九族之事傳以此經之事文勢相因先化九族乃化百官故云化九族而平和章明謂九族與百官皆須導

之以德義平理之使之協和敎之以禮法章顯之使之明著　傳昭亦至大和　正義曰釋詁以昭爲光光明義同經已有明故云昭亦明也釋詁以協爲和和合義同故訓協爲合也黎衆時是釋詁文雍和釋訓文堯民之變明其變惡從善人之所和惟風俗耳故知謂天下衆人皆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人俗大和即是太平之事也此經三事相類古史交互立文以親言既睦平章言昭明協和言時雍睦即親也章即明也雍即和也名自變文以類相對平九族使之親平百姓使之明正謂使從順禮義恩情和合故於萬邦變言協和則以親九族平章百姓亦是協和之也但九族宜相親睦百姓宜明禮義萬邦宜盡和協各因所宜爲文其實相通也民言於變謂從上化則九族既睦百姓昭明亦是變上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故得雍得明也

星辰敬授人時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言元氣廣大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曆象其分節敬記天時以授人也此舉其目下別序之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宅居也東表之地稱嵎夷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暘谷嵎夷一也羲仲居治東方之官寅賓出日平秩東作寅敬賓導秩序也歲起於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東方之官敬導出日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中謂春分之日鳥南方朱鳥七宿殷正也春分之昏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轉以推季孟則可知厥民析鳥獸孳尾冬寒無事並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功厥其也言其民老壯分析乳化曰孳交接曰尾

申命羲叔

宅南交申重也南交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此居治南方之官平秩南訛
敬致訛化也掌夏之官平序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四時同之亦舉一隅日永
星火以正仲夏永長也謂夏至之日火蒼龍之中星舉中則七星見可知以正仲夏
之氣節季孟亦可知厥民因鳥獸希革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
也夏時鳥獸毛羽希少改易革改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昧冥也日入於
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昧谷曰西則嵎夷東可知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寅餞納
日平秩西成餞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因事之宜秋西方萬物成平序其政助成物
也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宵夜也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虛玄武之中星亦言

氄音戎 耎柔軟

七星皆以秋分日見以正三秋厥民夷鳥獸毛毨夷平也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毨理也毛更生整理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北稱朔亦稱方言一方則三方見矣北稱幽都南稱明從可知也都謂所聚也易謂歲改易於北方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上摠言羲和敬順昊天此分別仲叔各有所掌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日短冬至之日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並見以正冬之三節厥民隩鳥獸氄毛隩室也民改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鳥獸皆生耎毳細毛以自溫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咨嗟暨與也匝四時曰朞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為六日足為一歲

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焉以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曆象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允信釐治工官績功咸皆熙廣也言定四時成歲曆以告時授事則能信治百官衆功皆廣歎其善

疏乃命至咸熙 正義曰上言能明俊德又述能明之事堯之聖德美政如上所陳但聖不必獨理必須賢輔堯以須臣之故乃命有俊明之人羲氏和氏敬順昊天之命曆此法象其日之甲乙月之大小昏明遞中之星日月所會之辰定其所行之數以為一歲之曆乃依此曆敬授下人以天時之早晚其總為一歲之曆其分有四時之異既舉總目更別序之堯於羲和之內乃分別命其羲氏而字仲者令居治東方嵎夷之地也日所出處名曰暘明之谷於此處所主之職使羲仲主治之既主東方之事而日出於東方令此羲仲恭敬導引將出之日平均次序東方耕

作之事使彼下民務勤種植於日晝夜中分刻漏正等天星朱鳥南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之時候調正仲春之氣節此時農事已起不居室內其時之民宜分析適野老弱居室丁壯就功於時鳥獸皆孕胎卵孳尾匹合文就所分羲氏之內重命其羲氏而字叔者使之居治南方之職又於夏分南方與東交立夏以至立秋時之事皆主之均平次序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於日正長晝漏最多天星大火東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夏之氣節於時苗稼以殖農事九煩其時之民老弱因共丁壯就在田野於時鳥獸羽毛希少變改寒時又分命和氏而字仲者居治西方曰所入處名曰昧冥之谷於此處所主之職使和仲主治之既主西方之事而日入在於西方今此和仲恭敬從送既入之日平均次序西方成物之事使彼下民務勤收斂於晝夜中分漏刻

正等天星之虛北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秋之氣節於時禾苗秀實農事未閑其時之民與夏齊平盡在田野於時鳥獸毛羽更生已稍整治又重命和氏而字叔者令居治北方名曰幽都之地於此處所主之職使和叔主治之平均視察北方歲改之事於日正短晝漏最少天星之昴西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謂正仲冬之氣節於時禾稼已入農事閑暇其時之人皆處深隩之室鳥獸皆生耎毳細毛以自温煖此是羲和敬天授人之實事也羲和所掌如是故帝堯乃述而歎之曰咨嗟汝羲仲羲叔與和仲和叔一朞之間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分爲十二月則餘日不盡令氣朔參差若以閏月補闕令氣朔得正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曆象是汝之美可歎也又以此歲曆告時授事信能和治百官使之衆功皆廣也歎美羲和能敬天之節衆功皆廣則是風俗

天和傳重黎至序之　正義曰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惡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據此文則自堯及商無他姓也堯育重黎之後是此羲和可知是羲和爲重黎之後世掌天地之官文所出則呂刑先重後黎此文先羲後和揚子法言云羲近重和近黎是羲承重而和承黎矣呂刑稱乃命重黎與此命羲和爲一事也故呂刑傳云重即羲也黎即和也羲和雖別爲氏族而出自重黎故呂刑以重黎言之鄭語云爲高辛氏火正則高辛亦命重黎故鄭玄於此注云高辛氏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據世掌之文用楚語爲說也楚世家云重黎爲帝嚳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

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復居
火正爲祝融案昭二十九年左傳稱少昊氏有子
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則重黎二人各出一帝而
史記并以重黎爲楚國之祖吳回爲重黎以重黎
爲一官號此乃史記之謬故束晳譏馬遷并兩人以
爲一謂此是也左傳稱重爲句芒黎爲祝融不言
何帝使爲此官但黎是顓頊之子其爲祝融必在
顓頊之世重雖少昊之胤而與黎同命明使重爲
句芒亦是顓頊時也祝融火官可得稱爲火正句
芒木官不應號爲南正且木不主天火不主地而
外傳稱顓頊命南正司天火正司地者蓋使木官
兼掌天火官兼掌地南爲陽位故掌天謂之南正
黎稱本官故掌地猶爲火正鄭荅趙商云先師以
來皆云火掌爲地當云黎爲北正孔無明說未必
然也昭十七年左傳郯子稱少昊氏以鳥名官自
顓頊已來乃命以民事句芒祝融皆以人事名官

明其當顓頊之時也傳言少昊氏有四叔當為後
代子孫非親子也何則傳稱共工氏有子曰句龍
共工氏在顓頊之前多歷年代豈復共工氏親子
至顓頊時乎明知少昊四叔亦非親子高辛所命重
黎或是重黎子孫未必一人能歷二代又高辛前
命後誅當是異人何有罪而誅不容列在祀典明
是重黎之後也以重黎為號所誅重黎是有功重
黎之子孫也呂刑說羲和之事猶尚謂之重黎況
彼尚近重黎何故不得稱之以此知異世重黎號
同人別顓頊命重司天黎司地羲氏掌天和氏掌
地其實重黎羲和通掌之也此云乃命羲和欽若
昊天是羲和二氏共掌天地之事以乾坤相配天
地相成運立施化者天資生成物者地天之功成
其見在地故下言日中星鳥之類是天事也平秩
東作之類是地事也各分掌其時非別職矣案楚
語云重司天以屬神黎司地以屬人天地既別人

神又殊而云通掌之者外傳之文說呂刑之義以
爲少昊之衰天地相通人神雜擾顓頊乃命重黎
分而異之以解絶地天通之言故云各有所掌天
地相通人神雜擾見其能離絶天地變異人神耳
非即別掌之下文別序所掌則羲主春夏和主秋
冬俱掌天地明其共職故又言至于夏商世掌天
地胤征云羲和湎淫廢時亂日不知日食羲和同
罪明其世掌天地共職可知顓頊命掌天地惟重
黎二人堯命羲和則仲叔四人者以羲和二氏賢
者既多且後代稍文故分掌其職事四人各職一
時兼職方岳以有四岳故用四人顓頊之命重黎
惟司天地主岳以否不可得知設令亦主方岳蓋
重黎二人分主東西也馬融鄭玄皆以此命羲和
者命爲天地之官下云分命申命爲四時之職天
地之與四時於周則冢宰司徒之屬六卿是也孔
言此舉其目下別序之則惟命四人無六官也下

傳云四岳即羲和四子非與傳稱禹益六人新命有職與四岳十二牧凡爲二十二人然新命之六人禹命爲百揆契作司徒伯夷爲秩宗皐陶爲士垂作共工亦禹契之輩即是卿官卿官之外別有四岳四岳非卿官也孔意以羲和非是卿官別掌天地但天地行於四時四時位在四方平秩四時之人因主方岳之事猶自別有卿官分掌諸職左傳稱少昊氏以鳥名官五鳩氏即周世之卿官也五鳩之外別有鳳鳥氏曆正也班在五鳩之上是上代以來皆重曆數故知堯於羣官之外別命羲和掌天地也於時羲和似尊於諸卿後世以來稍益卑賤周禮太史掌正歲年以序事即古羲和之任也桓十七年左傳云日官居卿以底日猶尚尊其所掌周之卿官明是堯時重之故特言乃命羲和此乃命羲和重述克明俊德之事得致雍和所由已上論堯聖性此說堯之任賢據堯身而言用臣故

云乃命非時雍之後方始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者混
元之氣昊然廣大故謂之昊天也釋天云春爲蒼
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毛詩傳云尊而
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
稱旻天自上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
稱蒼天爾雅四時異名詩傳即隨事立稱鄭玄讀
爾雅云春爲昊天夏爲蒼天故駁異義云春氣博
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言之秋氣或
生或殺故以閔下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
下言之皇天者尊而號之也六籍之中諸稱天者
以情所求言之耳非必於其時稱之然此言堯敬
大四天故以廣大言之星四方中星者二十八宿
布在四方隨天轉運更互在南方每月各有中者
月令每月昏旦惟舉一星之中若使每日視之即
諸宿每日昏旦莫不常中中則人皆見之故以中
星表宿四方中星總謂二十八宿也或以書傳云

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皆云上告天子下賦臣人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人緩急故曰敬授人時謂此四方中星如書傳之說孔於虛昴諸星本無取中之事用書傳為孔說非其旨矣辰日月所會者昭七年左傳士文伯對晉侯之辭也日行遲月行疾每月之朔月行及日而與之會其必在宿分二十八宿是日月所會之處辰時也集會有時故謂之辰日月所會與四方中星俱是二十八宿舉其人目所見以星言之論其日月所會以辰言之其實一物故星辰共文益稷稱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共為一象由其實同故也日月與星天之三光四時變化以此為政故命羲和令以算術推步累歷其所行法象其所在具有分數節候參差不等皆記此天時以為曆而授人此言星辰共為一物周禮大宗伯

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玄云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者以星辰爲二者五緯與二十八宿俱是天星天之神祇禮無不祭故鄭玄隨事而分之以此等授人時無取五緯之義故鄭玄於此注亦以星辰爲一觀文爲說也然則五星與日月皆別行不與二十八宿同爲不動也

傳宅居至之官

正義曰宅居釋言文禹貢青州云嵎夷既略青州在東界外之畔爲表故云東表之地稱嵎夷也陰陽相對陰闇而陽明也故以暘爲明谷無陰陽之異以日出於谷而天下皆明故謂日出之處爲暘谷冬南夏北不常厥處但日由空道似行自谷故以谷言之非實有深谷而日從谷之出也據日所出謂之暘谷指其地名即稱嵎夷故云暘谷嵎夷一也又解居者居其官不居其地故云羲仲居治東方之官此言分命者上云乃命羲和摠舉其目就乃命之內分其職掌使羲主春夏和主秋

冬分一歲而別掌之故言分命就羲和之內又重分之故於夏變言申命既命仲而復命叔是其重命之也所命無伯季者蓋時無伯季或有而不賢則外傳稱堯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明仲叔能守舊業故命之也此羲和掌序天地兼知人事因主四時而分主四方故舉東表之地以明所舉之域地東舉嵎夷之名明分三方皆宜有地名此爲其始故特詳舉其文羲仲居治東方之官居在帝都而遙統領之王肅云皆居京師而統之亦有時述職是其事也以春位在東因治於東方其實本主四方春政故於和仲之下云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明此掌春天之政孔以經事詳故就下文而互發之

傳寅敬至務農 正義曰寅敬釋詁文賓者主行導引故賓爲導也釋詁以秩爲常常即次第有序故秩爲序也一歲之事在東則耕作在南則化育在西則成熟在北則改

易故以方名配歲事爲文言順天時氣以勸課人務也春則生物秋則成物日之出也物始生長人當順其生長致力耕耘日之入也物皆成熟人當順其成熟致力收斂東方之官當恭敬導引日出平秩東作之事使人耕耘西方之官當恭敬從送日入平秩西成之事使人收斂日之出入自是其常但由日出入故物有生成雖氣能生物而非人不就勸於耕稼是導引之勸於收藏是從送之冬夏之文無此類者南北二方非日所出入平秩南訛亦是導日之事平在朔易亦是送日之事依此春秋而共爲賓餞故冬夏二時無此一句勸課下民皆使致力是敬導之平均次序即是授人田里各有疆場是平均之也耕種收斂使不失其次序王者以農爲重經主於農事寅賓出日爲平秩設文故并解之也言敬導出日者正謂平秩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鄭以作爲生計秋言西成春宜

言東生但四時之功皆須作力不可不言方作直說生成明此以歲事初起特言東作以見四時亦當力作故孔以耕作解之鄭玄云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又以寅餞納日謂秋分夕日也　傳日中至可知　正義曰其仲春仲秋冬至夏至馬融云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融之此言據日出見爲說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明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損夜五刻以裨於晝則晝多於夜復校五刻古今曆術與太史所候皆云夏至之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之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分秋分之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此其不易之法也然今太史細候之法則校常法半刻也從春分至于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夏至至于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于冬至晝漸

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于春分其增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間增減刻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爲率漢初未能審知率九日增減一刻和帝時待詔霍融始請改之鄭注書緯考靈曜仍云九日增減一刻猶尚未覺誤也鄭注此云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與曆不同故王肅難云知日見之漏減晝漏五刻不意馬融爲傳已減之矣因馬融所減而又減之故日長爲五十五刻因以冬至反之取其夏至夜刻以爲冬至晝短此其所以誤耳鳥南方朱鳥七宿者在天成象星作鳥形曲禮說軍陳象天之行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雀即鳥也武謂龜甲捍禦故變文玄武焉是天星有龍虎鳥龜之形也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西首而東尾以南方之宿象鳥故言鳥謂朱鳥七宿也此經舉宿

爲文不類春言星鳥摠舉七宿夏言星火獨指房心虛昴惟舉一宿文不同者互相通也釋言以殷爲中中正義同故殷爲正也此經冬夏言正春秋言殷者其義同春分之昏觀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計仲春日在奎婁而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軫翼在辰是朱鳥七宿皆得見也春有三月此經直云仲春故傳辨之云既正仲春轉以推季孟之月則事亦可知也天道左旋日體右行故星見之方與四時相逆春則南方見夏則東方見秋則北方見冬則西方見此則勢自當然而書緯爲文生說言春夏相與交秋冬相與互謂之毋成子子助毋斯假妄之談耳馬融鄭玄以爲星鳥星火謂正在南方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皆舉正中之星不爲一方盡見此其與孔異也至于舉仲月以統一時亦與孔同王肅亦以

星鳥之屬為昏中之星其要異者以所宅為孟月
日中日永為仲月星鳥星火為季月以殷以正皆
總三時之月讀仲為中言各正三月之中氣也以
馬融鄭玄之言不合天象星火之屬仲月未中故
為每時皆歷陳三月言日以正仲春以正春之三
月中氣若正春之三月中當言以正春中不應言
以正仲春主王氏之說非文勢也孔氏直取畢見稍
為迂闊比諸王馬於理最優▲傳冬寒至曰尾
正義曰厥其釋言文其人老弱在室丁壯適野是
老壯分析也孳字古今同耳字訓愛也產生為乳
胎孕為化孕產必愛之故乳化曰孳鳥獸皆以尾
交接故交接曰尾計當先尾後孳隨便言之▲傳
申重至之官▲正義曰申重釋詁文此官既主四
時亦主方面經言南交謂南方與東方交傳言夏
與春交見其時方皆掌之春盡之月與立夏之初
時相交也東方之南南方之東位相交也言羲叔

所掌與錄仲相交際也四時常錄仲月之時據其
不統季孟此言交明四時皆然故傳言舉一隅
以見之春工無冬不得見其交接至是夏與春交
故此言之 ▲傳訛化至一隅 ▲正義曰訛化釋言
文禾苗秀穗化成于實亦胎生乳化之類故掌夏
之官平序南方化育之事謂勸課民耘耨使苗得
秀實勸行其教以致其功謂勸行平秩之教以致
化育之功農功歲終乃畢勸行四時皆同於此言
之見四時皆然故云亦舉一隅也夏月農功尤急
故就此言之 傳永長至可知 ▲正義曰永長釋
詁文夏至之日日最長故知謂夏至之日且計七宿
房在其中但房心連體心統其名左傳言火中火
見詩稱七月流火皆指房心爲火故曰火蒼龍之
中星特舉一星與鳥不類故云舉中則七星見可
知計仲夏日在東井而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角
亢在午氐房心在巳尾箕在辰是東方七宿皆得

東

見也傳因謂至革時▲正義曰春既分析在外今日因往就之故言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務農也鳥獸冬毛最多春猶未脫故至夏始毛羽希少改易往前革謂變革故為改也傳之訓字或先或後無義例也傳昧冥至之政▲正義曰釋言云晦冥也冥是暗故昧為冥也谷者日所行之道日入於谷而天下皆冥故謂日入之處為昧谷非實有谷而日入也此經春秋相對春不言東但舉昧谷曰西則嵎夷東可知然則東言嵎夷則西亦有地明矣闕其文所以互見之傳於春言羲方之官不言掌春夏言掌夏之官不言南方此言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互文明四時皆同傳餞送至成物也▲正義曰送行飲酒謂之餞故餞為送也導者引前之言送者從後之稱因其欲出導而引之因其欲入從而送之是其因事之宜而立此文也秋位在西於時萬物成熟平序其秋

天之政未成則耘耨既熟則收斂助天成物以此
而從送入日也納入義同故傳以入解納　傳宵
夜至三秋　▲正義曰宵夜釋言文舍人曰宵陽氣
消也三時皆言日惟秋言夜故傳辨之云春言日
秋言夜互相備也互者明也明日中宵亦中宵中
日亦中因此而推之足知日永則宵短日短則宵
長皆以此而備知也正於此時變文者以春之與
秋日夜皆等春言出日即以日言之秋云納日即
以夜言之亦事之宜也北方七宿則虛爲中故虛
爲玄武之中星計仲秋日在角亢而入于酉地初
昏之時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室壁在辰舉虛中
星言之亦言七星以秋分之日昏時並見以正秋
之三月　傳夷平至整理　▲正義曰釋詁云夷平
易也俱訓爲易是夷得爲平也秋禾未熟農事猶煩
故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毨者毛羽美悅之狀故爲
理也夏時毛羽希少今則毛羽復生夏改而少秋

幽都閑藏聚乜之兵

更生多故言更生整理 傳北稱至所掌 正義曰釋訓云朔北方也舍人曰朔盡也北方萬物盡故言朔也李巡曰萬物盡於北方蘇而復生故言北方是北稱朔也羲和主四方之官四時皆應言方於此言方者即三方皆見矣春爲歲首故舉地名夏與春交故言南交秋言西以見嵎夷當爲東冬言方以見三時皆有方古史要約其文互相發見也幽之與明文恒相對北既稱幽則南當稱明從此可知故於夏無文經冬言幽都夏當云明都傳不言都者從可知也 鄭云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伏生所誦與壁中舊本並無此字非摩滅也王肅以夏無明都避敬致然即幽足見明闕文相避如肅之言義可通矣 都謂所聚者總言此方是萬物所聚之處非指都邑聚居也易謂歲改易於北方者人則三時在野冬入隩室物則三時生長冬入囷倉是人之與物皆改易也王肅云改易

者謹約蓋藏循行積聚引詩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王肅言人物皆易孔意亦當然也釋詁言云在察也舍人曰在見物之察是在爲祭義故言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以在察須與平均連言不復訓在爲察故舜典之傳別更訓之三時皆言平秩此獨言平在者以三時乃役力田野當次序之冬則物皆藏入須省察之故異其文秋日物成就故傳言助成物冬日蓋藏天之常道故言順天常因明東作南訛亦是助生物順常道也上摠言義和敬順昊天此分别仲叔各有所掌明此四時之節即順天之政實恐人以敬順昊天直是厤象日月嫌仲叔所掌明順天之事故重明之傳隩室至温焉 ▲正義曰釋宫云西南隅謂之隩孫炎云室中隱隩之處也隩是室内之名故以隩爲室也物生皆盡野功咸畢是歲改矣以天氣改歲故入此室處以避風寒天氣既至故鳥獸皆生耎毳

細毛以自溫焉經言亂毛謂附肉細毛故以耎毳解之　傳咨嗟至曆象▲正義曰咨嗟暨與皆釋詁文也迊四時日朞朞即迊也故王肅云朞四時是也然古時眞曆遭戰國及秦而亡漢存六曆雖以於五紀之論皆秦漢之際假託爲之實不得正要有梗槩之言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日行一度則一朞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今考靈曜乾鑿度諸緯皆然此言三百六十六日者王肅云四分日之一又入六日之內舉全數以言之故云三百六十六日也傳又解所以須置閏之意皆據大率以言之云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也除小月六又爲六日今經云三百六十六日故云餘十二日不成朞以一月不整三十日今一年餘十二日故未至盈滿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也以時分於歲故云氣節謂二十四氣時月之節歲總於時故云曆象日月星辰故

授人時以相配成也六曆諸緯與周髀皆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爲每月二十九日過半日之於法分爲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即月有二十九日半強爲十二月六卜之外有細分三百四十八是除小月無六日又大歲三百六十六日小歲三百五十五日則一歲所餘無十二日今言十二日者皆以大率據整而計之其實一歲所餘正十一日弱也以爲十九年七閏十九年年十一日則二百九日其七月四大三小猶二百七日況無四大乎爲每年十一日弱分明矣所以弱者以四分日之一於九百四十分則一分爲二百三十五分少於小月餘分三百四十八以二百三十五減三百四十八不盡一百一十三是四分日之一餘矣皆以五百爲率其小月雖爲歲日殘分所減猶餘一百一十三則實餘尚無六日就六日抽一日爲九百四十分減其一百一十

三分不盡八百二十七分以不抽者五日并二百六十日外之五日爲十日其餘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爲每歲之實餘今十九年年十日得整日一百九十又以十九乘八百二十七分得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除之得十六日以并一百九十日爲二百六日不盡六百七十十三分爲日餘今爲閏月得七每月二十九日七月爲二百三日又每四百九十九分以七乘之得三千四百九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三日以二百三日亦爲二百六日不盡亦六百七十三爲日餘亦相當矣所以無閏時不定歲不成者若以閏無三年差一月則以正月爲二月每月皆差九年差三月即以春爲夏若十七年差六月即四時相反時何由定歲何得成乎故須置閏以定四時故左傳云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是也先王以無閏攝

王肅云斗之所建是爲中氣日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間無中氣故以爲閏也 傳允言至其善▲正義曰釋訓云鬼之爲言歸也鄉飲酒義云春之爲言蠢也然則釋訓之例有以聲相近而訓其義者蠢治工官皆以聲近爲訓他皆放此類也績功咸皆釋詁文熙廣周語文此經文義承成歲之下傳以文勢次之言定曆授事能使衆功皆廣歎其善謂帝歎羲和之功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 疇誰庸用也誰能咸熙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

放齊曰胤子朱啓明 帝曰吁嚚訟可乎 放齊臣名胤國子爵朱名啓開也吁疑怪之辭言不忠信爲嚚又好爭訟可乎言不可

帝曰疇咨若予采 采事也復求誰能順我事者

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 驩兜臣名都於歎美之辭共工官稱鳩聚

僝見也歎共工能方方聚見其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靜謀滔漫也言共工自謂謀言起用行事而背違之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言不可用帝曰咨四岳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湯湯洪水方割湯湯流貌洪大割害也言大水方方為害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蕩蕩言水奔突有所滌除懷抱襄上也包山上陵浩浩盛大若漫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俾使乂治也言民咨嗟憂愁病水困苦故問四岳有能治者將使之僉曰於鯀哉僉皆也鯀崇伯之名朝臣舉之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凡言吁者皆非帝意咈戾元毀族類也言鯀性很戾好比方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岳曰异哉試

可乃已异已已退也言餘人盡已唯鯀可試無成乃退帝曰往欽哉勑鯀往治水命使敬其事堯知其性很戾圮族未明其所能而據衆言可試故遂用之九載績用弗成載年也三考九年功用不成則放退之

疏帝曰疇咨至弗成正義曰史又序堯事堯任羲和衆功已廣又其末年羣官有闕復求賢人欲任用之帝曰誰乎咨嗟嗟人之難得也有人能順此咸熙庶績之事者我將登而用之有臣於齊者對帝曰有胤國子爵之君其名曰朱其人心志開達性識明悟言此人可登用也帝疑怪歎之曰吁此人既頑且嚚又好爭訟豈可用乎言不可也史又記堯復求人帝曰誰乎咨嗟嗟人之難得也今有人能順我事者否乎言有即欲用之也有臣驩兜者對帝曰嗚呼歎有人之大賢也帝臣共工之官者此人於所在之方能立事業衆見其功

言此人可用也帝亦疑怪之曰吁此人自乍沐計
之言及起用行事而背違之貌象恭敬而心傲很
若漫天言此人不可用也頻頻求人無當帝意於
是洪水爲災求人治之帝曰咨嗟嗟水災之大也
呼掌岳之官而告以須人之意汝四岳等今湯湯
流行之水所在方方爲害又其勢奔突蕩蕩然滌
除在地之物包裹高山乘上丘陵浩浩盛大勢若
漫天在下之人其皆咨嗟困病其水矣有能治者
將使治之羣臣皆曰嗚呼歎其有人之能惟鯀堪
能治之帝又疑怪之曰吁其人心很戾哉好比方
直之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言其不可使也朝
臣已共薦舉四岳又復然之岳曰帝若謂鯀爲不
可餘人悉皆已哉言不及鯀也惟鯀一人試之可
也試若無功乃黜退之言洪水必須速治餘人不
復及鯀故勸帝用之帝以羣臣固請不得已而用
之乃告勑鯀曰汝往治水當敬其事哉鯀治水九

載已經三考而功用不成言帝實知人而朝無賢臣致使水害未除待舜乃治此經三言求人未必一時之事但歷言朝臣不賢為求舜張本故也

傳疇誰至用之▲正義曰疇誰釋詁文庸聲近用故為用也馬融以羲和為卿官堯之末年皆以老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羲和孔於下傳云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帝就羲和求賢則所求者別代他官不代羲氏和氏孔以羲和掌天地之官正在欽順昊天告時授事而已其授政者乃是百官之事非復羲和之職但羲和告時授事流行百官使百官庶績咸熙令云咸熙庶績順是事者指謂求代百官之闕非求代羲和也此經文承庶績之下而言順是事者故孔以文勢次之此言誰能咸熙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盡求卿士用任也計堯即位至洪水之時六十餘年百官有闕皆應求代求得賢者則史亦不錄不當帝

意乃始録之爲求舜張本故惟帝求一人故云以
一人對之非六十餘年止求一人也堯以聖德在
位庶績咸熙蓋應久矣此繼咸熙之下非知早晚
求之史自歷序其事不必與治水同時也計四岳
職掌天地當是朝臣之首下文求治水者帝咨四
岳此不言咨四岳者帝求賢者固當博訪朝臣但
史以有岳對者言咨四岳此不言咨者但此無岳
對故不言耳 傳放齊至不可 ▲正義曰以放齊
舉人對帝故知臣名爲名爲字不可得知傳言名者辯
此是爲臣之名號耳未必是臣之名也夏王仲康之時
胤侯命掌六師顧命陳寶有胤之舞衣故知古有胤國
胤既是國自然子爲爵朱爲名也馬融鄭玄以爲帝之
胤子曰朱也求官而薦太子太子下愚以爲啓明揆之
人情必不然矣啓之爲開書傳通訓言此人心志開
解而明達吁者必有所嫌而爲此聲故以爲疑怪
之辭僖二十四年左傳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

是言不忠信為嚚也其人心既頑嚚又好爭訟此實不可而帝云可乎故吁聲而反之可乎言不可也唐堯聖明之主應任賢哲放齊聖朝之臣當非庸品人有善惡無容不知稱嚚訟以為啓明舉愚臣以對聖帝何哉將以知人不易人不易知密意深心因難照察亂十矯飾容貌但以惑人放齊內少鑒明未能圓備謂其實可任用故承意舉之驩兜以帝堯之聖乃知其嚚訟之事放齊所不知也驩兜薦舉共工以為比周之惡謂之四凶投之遠裔放齊舉胤子不為凶人者胤子雖有嚚訟之失不至滔天之罪放齊謂之實賢非是苟為阿比驩兜則志不在公私相朋黨共工行背其言心反於貌其罪並深俱被流放其意異於放齊舉胤子故也

傳采事至事者▲正義曰采事釋詁文上已求順時不得其人故復求順我事者順時順事其義一也史以上承庶績之下故言順時謂順是庶又之

事此不可復同前文故變言順我帝事其意亦如
前經當求卿士之任也順我事之下亦宜有登用
之言上文已具故於此略之　傳驩兜至其功
正義曰驩兜亦舉人對帝故知臣名都於釋詁文
於即嗚字歎之辭也將言共工之善故先歎美之
舜典命垂作共工知共工是官稱鄭以爲其人名
氏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也計稱人對帝不
應舉先世官名孔直云官稱則其人於時居此官
也時見居官則是已被任用復舉之者帝求順事
之人欲置之上位以爲大臣所欲尊於共工故舉
之也鳩聚釋詁文僝然見之狀故爲見歎共工能
方方聚見其功謂每於所在之方皆能聚集善事以
見其功言可用也若能共工實有見功則是可任
用之人帝言其庸違滔天不可任者共工言是行
非貌恭心很取人之功以爲己功其人非無見功
但功非己有左傳說驩兜云醜類惡物是與比周

天下之人謂之渾敦言驩兜以共工比周妄相薦舉知所言見功非其實功也　傳靜謀至可用　正義曰靜謀釋詁文滔者漫漫之名滔必漫漫其上故滔爲漫也共工險僞之人自爲謀慮之言皆合於道及起用行事而背違之言其語是而行非也貌象恭敬而心傲很其侮上陵下若水漫天言貌恭而心很也行與言違貌恭心反乃是大佞之人不可任用也明君聖主莫先於堯求賢審官王政所急乃有放齊之不識是非驩兜之朋黨惡物共工之巧言令色崇伯之敗善亂常聖人之朝不才總萃雖曰難之何其甚也此等諸人才實中品亦雖行有不善未爲大惡故能仕於聖代致位大官以帝堯之末洪水爲災欲責非常之功非復常人所及自非聖舜登庸大禹致力則滔天之害未或可平以舜爲之成功見此徒之多罪勲業既謝愆釁自生爲聖所誅其惡益大且虞史欲盛彰舜德

歸過前人春秋史克以宣公比堯辭頗增甚之此等並非下愚未有大惡其為不善惟帝所知此言求舜以見帝之知人耳　傳四岳至稱焉▲正義曰上列羲和所掌云宅嵎夷朔方言四子居治四方主於外事岳者四方之大山今王朝大臣皆號稱四岳是與羲和所掌其事為一以此知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也又解謂之岳者以其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舜典稱巡守至于岱宗肆覲東后周官說巡守之禮云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是四方諸侯分屬四岳也計堯在位六十餘年乃命羲和蓋應早矣若使成人見命至此近將百歲故馬鄭以為羲和皆死孔以為四岳即是羲和至今仍得在者以羲和世掌天地自當父子相承不必仲叔之身皆悉在也書傳雖出自伏生其當聞諸先達虞傳雖說舜典之四岳尚有羲伯和伯是仲叔子孫世掌岳事也　傳湯湯至為害▲正義曰湯

湯波動之狀故爲流貌洪大釋詁文刀害爲割故
割爲害也言大水方方爲害謂其徧害四方也
傳蕩蕩至漫天 ▲正義曰蕩蕩廣平之貌言水勢
奔突有所滌除謂平地之水除地上之物爲水漂
流無所復見蕩蕩然惟有水耳懷藏包裹之義故
懷爲包也釋言以襄爲駕駕乘牛馬皆車在其上
故襄爲上也包山謂遶其傍上陵謂乘其上升地
已皆蕩蕩文復遶山上陵故爲盛大之勢揔言浩
浩盛大若漫天然也天者無上之物漫者加陵之
辭甚其盛大故云若漫天也 傳俾使乂治也
正義曰俾使乂治釋詁文 傳僉皆至舉之 ▲正
義曰僉皆釋詁文周語云有崇伯鯀即鯀是崇君
伯爵故云鯀崇伯之名帝以岳爲朝臣之首故特
言四岳其實求能治者普問朝臣不言岳對而云
皆曰乃衆人舉之非獨四岳故言朝臣舉之 傳
凡言至善類 ▲正義曰自上以來三經求之 舉

者帝言其惡而辭皆拜吁故知凡言吁者皆非帝之所當意也咈者相乖詭之意故爲戾也圮毀釋詁文左氏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族類義同故族爲類也言鯀性很戾多乖異衆人好此方直之名內有姦回之志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何則心性很戾違衆用己知善不從故云毀敗善類詩稱貪人敗類與此同鄭王以方爲放謂放棄敎命易坤卦六二直方大是直方之事爲人之美名此經云方故依經爲說

傳异已至乃退▲正義曰异聲近已故爲已也已訓爲止是停任之意故爲退也

傳物鯀至用之▲正義曰傳解鯀非帝所意而命使之者堯知其性很戾圮族未明其所能夫管氏之奸奢尚僭翼贊霸圖陳平之盜嫂受金彌背帝業然則人有性雖不善才堪立功者而衆皆擧之言鯀可試冀或有益故遂用之孔之此說據迹立言必共盡理而論未是聖人之實何則爲輔帝[illegible]

廣運乃聖乃神夫以聖哲之資聰明之鑒既知鯀性很戾何故使之治水者馬融云堯以大聖知時運當然人力所不能治下民其咨亦當憂勞屈己之是從人之非遂用於鯀李顒云堯雖獨明於上衆多不達於下故不得不副倒懸之望以供一切之求耳 傳載年至退之 ▲正義曰釋天云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巡云各自紀事示不相襲也孫炎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年取禾穀一熟也載取萬物終而更始是載者年之別名故以載爲年也典云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三考九年也功用不成水害不息故放退之謂退使不復治水至明年得舜乃殛之羽山周禮太宰職云歲終則令百官各正其治而詔王廢置三年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然則考課功績必在歲終此言功用不成是九年歲終三考也下云朕在位七十載而求得

虞舜歷試三載即數登用之年至七十二年爲三載即知七十載者與此異年此時堯在位六十九年鯀初治水之時堯在位六十一年若然鯀既無功早應黜廢而待九年無成始退之者水爲大災天之常運而百官不悟謂鯀能治水又遺往治非無小益下人見其有益謂鯀實能治之日復一日以終三考三考無成衆人乃服然後退之故至九年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然則禹之大功頗亦因鯀是治水有益之驗但不能成功故誅殛之耳若然災以運來時不可距假使鯀禹未必能治何以治水之功不成而便殛鯀者以鯀性傲很帝所素知又治水無功法須貶黜先者很戾之惡復加無功之罪所以殛之羽山以示其罪若然禹既聖人當知洪水時未可治何以不諫父者梁王以爲舜之怨慕由己之私鯀之治水乃爲國事上令必行非禹能止時又年小不可干政

也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天子在位七

十年則時年八十六老將求代汝能庸命巽朕位巽順也言四岳能用帝命故欲

使順行帝位之事岳曰否德忝帝位否不忝辱也辭不堪曰明明揚

側陋堯知子不肖有禪位之志故明舉明人在側陋者廣求賢也師錫帝曰有

鰥在下曰虞舜師眾錫與也無妻曰鰥虞氏舜名在下民之中眾臣知舜聖賢

恥己不若故不舉乃不獲已而言之帝曰俞予聞如何俞然也然其所舉言我亦

聞之其德行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

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瞍無目之稱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象舜弟之字傲慢不友言並惡

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諧和烝烝進也言能以至孝和諧頑嚚昏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帝曰我其試哉言欲試舜觀其行迹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女妻刑法也堯於是以二女妻舜觀其法度接二女以治家觀治國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降下嬪婦也舜爲匹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於所居嬀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帝曰欽哉歎舜能修己行敬以安人則其所能者訖矣

疏帝曰咨四至欽哉●正義曰帝以鯀功不成又已年老求得授位明聖代御天災故咨嗟汝四岳等我在天子之位七十載矣言已年老不堪在位●汝等四岳之內有能用我之命使之順我帝位之事言欲讓位與之也●四岳對帝曰我等四岳皆不有用命之德者使順行帝事即辱於帝位

言已不甚也帝又言曰汝當明白舉其明德之人於僻隱鄙陋之處何必在位之臣乃舉之也於是朝廷衆臣乃與帝之明人曰有無妻之鰥夫在下民之內其名曰虞舜言側陋之處有此賢人帝曰然我亦聞之其德行如何四岳又對帝曰其人瞽者之子其父頑母嚚其弟字象性又傲慢家有三惡其人能諧和以至孝之行使此頑嚚傲慢者皆進進於善以自治不至於姦惡言能調和惡人是爲賢也帝曰其行如此當可任用我其召而試之哉欲配女與試之也即以女妻舜於是欲觀其居家治否也舜能以義理下二女之心於嬀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帝歎曰此舜能敬其事哉歎其善治家知其可以治國故下篇言其授以官位而歷試諸難

傳堯年至求代

▲正義曰徧檢今之書傳無堯即位之年孔氏傳考羣書作爲此傳言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必當有所案據不知

出何書計十六爲天子其歲即元年在位七十載應年八十五孔云八十六者史記諸書皆言堯帝嚳之子帝摯之弟嚳崩摯立摯崩乃傳位於堯然則堯以弟代兄蓋踰年改元據其改元年則七十載數其立年故八十六下句求人巽位是老將求代也此經文承績用不成之下計治水之事於時最急不求治水之人而先求代已者堯以身既年老臣無可任治水之事非己所能故求人代己令代者自治是虞史欲美舜功言堯不能治水以大事付舜美舜能消大災成堯美也 傳巽順至之事 正義曰巽順易說卦文 帝呼四岳言汝能庸命四岳自謙言己否德故知汝四岳言四岳能用帝命故帝欲使之順行帝位之事將使攝也 在位之臣四岳爲長故讓位於四岳也 傳否不至不堪 ▲正義曰否古今不字忝辱釋言文已身不德恐辱帝位自辭不堪岳爲羣臣之首自度既不堪

意以為在位之臣皆亦不堪由是自辭而已不薦餘人故帝使之明舉側陋之處傳堯知至求賢正義曰此經曰上無帝以可知而省文也傳解四岳既辭而復言此者堯知子不肖不堪為主有禪位與人之志故令四岳明舉明人令其在側陋者欲使廣求賢也鄭注雜記云肖似也言不如人也史記五帝本紀云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是堯知子不肖而禪舜之意也文王世子論舉賢之法云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揚亦舉也故以舉解揚經之揚字在於二明之下傳進舉字於兩明之中經於明中宜有揚字言明舉明人於側陋之處明下有揚故上闕揚文傳進舉於明上互文以足之也側陋消微偏隱陋之處意言不問貴賤有人則舉是令朝臣旁小

賢人也堯知有舜而朝臣不舉故令廣求賢以
之臣亦以堯知側陋有人故不得不舉舜耳此
堯知子不肖有志禪位然則自有賢子必不禪人
授賢愛自上代堯舜而已非堯舜獨可欲皆不然
將以子不肖時無賢者乃遲值污隆非聖有優劣
而緯候之書附會其事乃云河洛之符名字之錄
何其妄且俗也　傳師衆至言之▲正義曰師衆
錫與釋詁文無妻曰鰥釋名云愁悒不寐目恒鰥
鰥然故鰥字從魚魚目恒不閉王制云老而無妻
曰鰥舜於時年未三十而謂之鰥者書傳稱孔子
對子張曰舜父頑母嚚無室家之端故謂之鰥鰥
者無妻之名不拘老少少者無妻可以更娶老者
卭不復更娶謂之天民之窮故禮舉老者耳詩云
何草不玄何人不鰥暫離室家尚謂之鰥不獨老
而無妻始稱鰥矣書傳以舜年尚少為之說耳虞
氏舜名者舜之為虞猶禹之為夏外傳稱禹氏曰

者夏則此舜氏曰有虞顓頊已來地爲國號而舜
有天下號曰有虞氏是地名也王肅云虞地名也
皇甫謐云堯以二女妻舜封之於虞今河東太陽
山西虞地是也然則舜居虞地以虞爲氏堯封之
虞爲諸侯及王天下遂爲天子之號故從微至著
常稱虞氏舜爲生號之名前已具釋傳又解衆人
以舜與帝則衆人盡知有舜但舜在下人之中未
有官位衆臣德不及之而位居其上雖知舜實賢
賢而恥已不若故不舉之以帝令舉及側陋意謂
帝知有舜乃不獲已而言之耳知然者正以初不
薦舉至此始言明是恥已不若故不早舉舜實賢
人而連言賢者對則事有優劣散即語亦相通舜
謂禹曰惟汝賢是言聖德稱賢也傳以師爲衆臣
爲朝臣之衆或亦通及吏人王肅云古者將舉大
事訪羣吏訪萬人堯將讓位咨四岳使問羣臣衆
舉側陋衆皆願與舜堯計事之大者莫過禪代

應傳詢吏人非獨在位王氏之言得其實矣故師爲諸侯之師帝咨四岳徧訪羣臣安得諸侯之師獨對帝也　傳僉然至如何▲正義曰僉然釋言文然其所舉言我亦聞也其德行如何恐其問不審故詳問之堯知有舜不召取禪之而訪四岳令衆舉薦者以舜在卑賤未有名聞率暴禪之則下人不服故鄭玄六藝論云若堯知命在舜舜之命在禹猶求於羣臣舉於側陋上下交讓務在服人孔子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是解堯使人舉舜之意也　傳無目至並惡▲正義曰周禮樂官有瞽矇之職以其無目使眂瞭相之是無目曰瞽又解稱瞽之意舜父有目但不能識別好惡與無目者同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瞍亦無目之稱故或謂之爲瞽瞍詩云矇瞍奏公是瞍爲瞽類大禹謨云祗載見瞽瞍是相配之文史記云舜父瞽瞍盲以爲瞽瞍是名身實無目也孔

不然者以經說舜德行美其能養惡人父自名瞍何須言之若實無目即是身有固疾非善惡之事輒言舜是盲人之子意欲何所見乎論語云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則言瞽者非謂無目史記又說瞽瞍使舜上廩從下縱火焚廩使舜穿井下土實井若其身自能然不得謂之無目明以不識善惡故稱瞽耳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僖二十四年左傳文象舜弟之字以字表象是人之名號其為名字未可詳也釋訓云善兄弟為友孟子說象與父母共謀殺舜是傲慢不友言舜父母與弟並皆惡也此經先指舜身因言瞽子又稱父頑者欲極其惡故文重也　傳諧和至姦惡　▲正義曰諧和烝進釋詁文上歷言三惡此美舜能養之言舜能和之以至孝之行和頑嚚昏傲使皆進進於善道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以下愚難變化令慕善善身之美行故以此對堯案孟子及史記稱瞽瞍欲殺

頑嚚舜以兩笠自扞而下以土實井舜從旁
出象與父母共分財物舜之大孝升聞天朝
之二女三惡尚謀殺舜爲姦之大莫甚於此而克
不至姦者此三人性實下愚動罹刑網非舜養
父被刑戮猶尚有心殺舜然事何所不爲舜以
謀自免厄難使瞽無殺子之愆象無害兄之罪不
至於姦惡於此益驗終令瞽亦允若象封有鼻是
不至於姦姦惡也 傳言欲至行迹▲正義曰下言
妻舜以女觀其治家是試舜觀其行迹也馬鄭王
本說此經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也鄭玄云
試以爲臣之事王肅云試之以官鄭王皆以舜六
合於此篇故指歷試之事允此試哉之言孔據古
今別卷此言試哉正謂以女試之既善於治家別
更試以難事興此異也 傳女妻至治國▲正義
曰左傳稱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晉伐驪戎驪戎男
女以驪姬以女妻人謂之女故云以妻也 刑法

詁文此已下皆史述堯事非復堯語言女于時謂
妻舜於是故傳倒文以曉民堯於是以二女妻舜
以妻之者舜家有三惡身爲匹夫忽納帝女難以
和協觀其施法度於二女以法治家觀治國將欲
治國故先使治家敵夫曰妻不得有二女言女于
時者總言之耳二女之中當有貴賤長幼劉向[illegible]
女傳云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舜既升爲天子
娥皇爲后女英爲妃然則初適舜時即娥皇爲妻
鄭不言妻者不告其父不序其正又注禮記云舜
不告而娶不立正妃此則鄭自所說未有書傳云
然案世本堯是黃帝玄孫舜是黃帝八代之孫[illegible]
堯女於舜之曾祖爲四從姊妹以之爲妻於義[illegible]
可世本之言未可據信或者古道質故也傳
下王虞氏○正義曰降下釋詁文周禮九嬪之職
掌婦學之法嬪是婦之別名故以嬪爲婦體[illegible]
能以義理下之則女意初時不下下故卑解之[illegible]

為匹夫帝女下嫁以貴適賤必自驕矜故美之
以義理下帝女尊亢之心於所居嬀水之汭使
服行婦道於虞氏虞與嬀汭為一地見其心下乃
行婦道故分為二文言匹夫者士大夫已上則有
妾媵庶人無妾媵惟夫妻相匹其名既定雖單亦
通謂之匹夫匹婦嬀水在河東虞鄉縣歷山西西
流至蒲坂縣南入於河舜居其旁周武王賜陳胡
公之姓為嬀為舜居嬀水故也舜仕堯朝不家在
於京師而令二女歸虞者蓋舜以大孝示法使妻
歸事於其親以帝之賢女事頑嚚舅姑美其能行
婦道故云嬪於虞 傳歎舜至大矣 ▲正義曰二
女行婦道乃由舜之敬故帝言欽哉歎能脩已行
敬以安民也能脩已及安人則是所能者大故歎
之論語云脩已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傳意出
於彼
也

尚書注疏卷第二